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宋花邊」

翁宇雯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

提　　要

清代宮廷藝術中有許多以「宋」字為首命名的款式體例，如「宋字」、「宋錦」、「宋龍」與「宋花邊」等，而「宋花邊」的樣式形態至今不明。本文透過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紀錄《活計檔》中的「宋花邊」，對照現存實物，追索其具體原貌，發現「宋花邊」的存續期間幾乎與清高宗（1711-1799；1736-1795 在位）統治期間同始終，不只與清高宗的御筆字或御題書畫等經常共伴出現，且屢屢作為引首大字的裝飾圖樣，與彆子、錦袱、雕龍匣等共同發與蘇州成做，最後再收入《石渠寶笈．續編》中，在乾隆皇帝收藏目錄《石渠寶笈》的編纂中扮演標誌性的角色。本文以「宋花邊」為切入點，可以補充乾隆皇帝在賞鑑與收藏上的系統性作為。

關鍵詞：宋花邊、清高宗、《活計檔》、《石渠寶笈》、清代宮廷藝術

一、前言

清代成做宮廷工藝的相關資料中，有許多以「宋」字為首命名的款式體例。例如，研究清宮藝術最重要的檔案資料之一：《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中，[1] 除了提及「宋字」，[2] 亦有使用「宋錦」製作褥墊的紀錄：「於本月初六日，庫掌五德筆帖式福慶將土定娃娃一件，配得羅漢床木樣，並做得黃布褥子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 呈覽，隨交出宋錦一塊。傳旨：俱照樣准做，其褥子用交出宋錦成做，欽此。」[3] 文中提及之「土定娃娃」，可能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所謂「彭窯」〈白釉嬰兒枕〉（圖 1）；而該嬰兒枕所坐臥的華麗褥墊，即是清宮人們眼中的「宋錦」模樣。[4]

此外，乾隆二十四年（1759）四月也有「着彷宋做花紋畫樣」的明確指示：「二十二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交漢白玉元爐頂一件。傳旨：着彷宋做花紋畫樣 呈覽，准時交蘇州成做，欽此。於四月二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漢玉頂一件畫得宋龍樣持進。」[5] 此時工匠所繪的漢白玉元爐頂之畫樣，選用「着彷宋做花紋畫樣」中的「宋龍」樣式。此等「宋龍」樣式散見於《活計檔》紀錄中，不勝枚舉。[6]

事實上，《活計檔》中還有一種符合「着彷宋做花紋畫樣」的指示：「宋花邊」。清宮造辦處的邊沿裝飾樣式極為多元多樣，《活計檔》曾提及的花邊

---

1 目前已出版之《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共有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卷，2000）；以及 2000 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購微卷。本文引述之《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資料來源，主要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購微卷，起自清雍正元年（1723）至宣統三年（1911）。

2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記事錄〉：「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畫囊一件、手卷囊一件，各隨字簽，傳旨：着會寫宋字人照簽子字樣書寫囊上，欽此。」

3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六日〈行文〉。

4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宋錦」初次見於乾隆十年五月二十日〈乾清宮〉：「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漢玉圖章一方，係秘殿珠林來的，隨御筆白綾一塊、宋錦一塊，傳旨：將宋錦做面白綾做裡配做袱子一件包裹，外配一文錦匣，入乾清宮頭等，欽此。」

5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行文〉。

6 例如《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蘇州〉：「于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做得爵木樣二分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做拱起宋龍花紋，要清楚，爵盤一對，趕年底亦要得一分，欽此」；另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如意館〉載：「奉旨：宋龍海水並竹子二件，著金松茂用烏角掐金絲做，先做宋龍節活帶做。其夔龍山水二件，著觀泉司徒勝用鰍角各做一件，其掐子箍著韓起龍用金做，欽此。」

款式，就有「藍綾邊」、[7]「金龍邊」、[8]「雙燈草線錦邊」、[9]「泥金花邊」等，[10]甚至還有「西洋花邊」。[11]而目前所見清代宮廷書畫的「花邊」紋飾實例，較為特殊的是雍正朝（1723-1735）戴臨（1686-1746?）〈雜書畫冊〉（圖 2）；該作品由十二雙冊頁重新組合裝裱而成，每組右幅作方形，方形內題字並於邊角妝點花卉鳥蟲；左側則以各種物像為母題，如蔬果、花卉、器具等。[12]值得注意的是，右幅方框的邊飾十二組都有所不同，有斑竹、錦地花紋等；由於並非大量製作，是以能每組皆別出心裁，充滿裝飾巧思，可惜其「花邊」紋飾之繪者目前不詳。此外，十六至十九世紀歐洲與清宮間的藝術交流是近年最熱門的學術議題之一，其中也包含花邊紋飾的互動傳播；如王靜靈曾指出清代宮廷畫家丁觀鵬（生卒年不詳，約活動於 1737-1768 年間）的對幅作品：〈蓮座文殊〉（圖 3）及〈蓮座大士〉，其中文殊和觀音菩薩頭後的「百花圓光」與清宮舊藏的〈奇賞編〉（圖 4）極為相似；而從〈奇賞編〉內部藏有基督教祈禱書看來，推測是耶穌會士從歐洲帶來的圖像資料。[13]

---

7 例如《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初九日〈盤山隨圍〉內載：「陸續交出御筆黃箋字橫批二張、三家店行宮一張、盤山延春堂一張、黃箋紙字條一張、紅箋紙字對一副、綠箋紙字斗一張、宣紙胡桂畫條二張、俱陽泉行宮。傳旨：盤山字橫批一張鑲一寸藍綾邊、做一塊玉璧子隨托釘挺鈎，宣紙畫仍用舊邊托貼，其餘俱鑲一寸藍綾邊托貼，欽此。」

8 例如《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十年六月初九日〈畫院處〉載：「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御筆宣紙橫披一張，傳旨：着畫二色金夔龍邊，欽此。」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匣裱作〉載：「太監張進喜來說：首領董五經交御製綠箋紙字斗一張、淳化軒傳旨：將字斗週圍畫八分寬金龍邊托貼，欽此。於本月二十二日，庫掌四德五德將御筆綠箋紙字斗一張，週圍邊畫八分寬金龍邊托得紙，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按地方貼，欽此。」在此必須特別說明，《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常將「周圍」一詞寫作「週圍」，然教育部網站《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所訂「周圍」為標準用法。本文中若為《活計檔》引文，將沿用原作寫作「週圍」，而正文中則使用「周圍」一詞。

9 例如《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熱河隨圍〉：「御筆米色箋紙字橫批一張，高一尺八寸，寬四尺三寸，做二寸寬雙燈草線錦邊，隨托釘挺鈎。」

10 例如《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如意館〉：「接得郎中保成押帖，內開十月二十六日，懋勤殿交御筆鑒古垂教四大字二開、經義垂模四大字二開。傳旨：交啟祥宮將鑒古垂教四大字二開，畫泥金花邊滿地流雲，其「經義垂模」四大字亦畫行龍，外面亦畫滿地流雲，欽此。」

11 例如《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如意館〉載：「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內開四月二十七日，太監胡世交西洋花邊空心冊頁胎股六開，隨布套一件。傳旨：著如意館做材料用，欽此。」尚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記事錄〉載：「員外郎五德、催長大達色、舒興來說：太監鄂魯里傳旨：新建水法殿著做西洋花邊、玻璃心匾一面、對一副，先查玻璃呈覽，欽此。隨將擬做新建水法殿玻璃心匾一面查得庫貯。」

12 邱士華，〈雍正朝的多能之士——由《戴臨雜書畫冊》談起〉，《故宮文物月刊》，319 期（2009.12），頁 52-63。

13 王靜靈，〈中西藝術的交流與融合——有關丁觀鵬〈蓮座文殊〉的兩三事〉，《故宮文物月刊》，349 期（2012.4），頁 94-101；王靜靈，〈兩岸文物的新發現——丁觀鵬《蓮座大士》小考〉，

然而，〈雜書畫冊〉與〈蓮座文殊〉等的「花邊」紋飾還有現存作品可資比對，文獻中的「宋字」、「宋錦」或「宋龍」，也有明確的藝術載體或輪廓形象。但「宋花邊」一詞，從字面上看來，除了略可想像是裝飾於邊沿的花紋，卻無法得知運用在立體或是平面作品，以及它與前述「宋」系列的形式有何關聯。以下從《活計檔》爬梳「宋花邊」一詞，並分析其可能面貌、探討相關問題。

二、《活計檔》中的「宋花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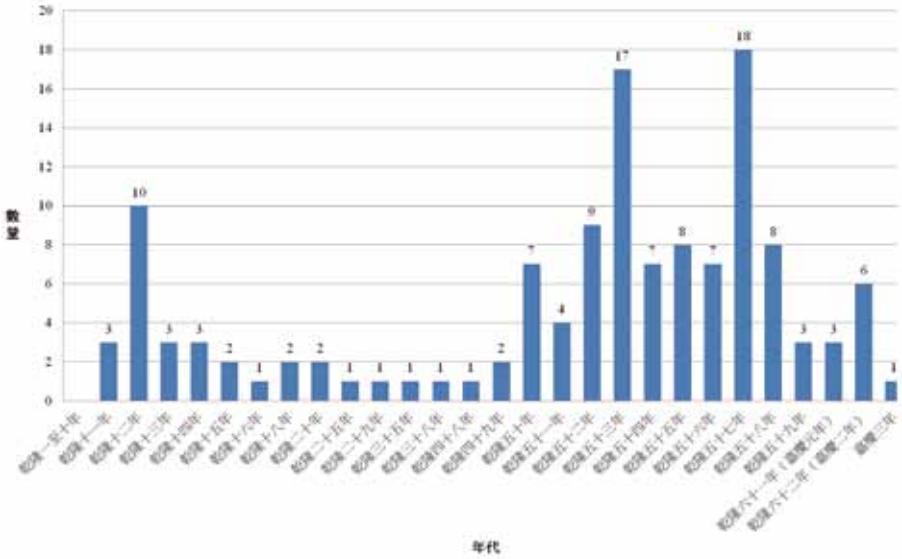
《活計檔》資料起自雍正元年（1723），終於宣統三年（1911）。目前所見《活計檔》中「宋花邊」相關記載，共有一百三十一則（節錄於附錄一），[14] 其中清高宗在位與太上皇期間之紀錄共有一百三十則，隸屬清仁宗（1760-1820；1976-1820在位）檔案的紀錄僅一則（附錄一：27），可見「宋花邊」的運用及存續與清高宗密切相關。而《活計檔》中「宋花邊」一詞首次在乾隆十一年六月登場，十一年至二十年間「宋花邊」出現頻率較高，但二十一年至四十八年間例證甚少，五十年至六十二年間又趨於密集，[15] 數量高達九十七則之譜（表一），這也透露著乾隆五十年（1785）以後，「宋花邊」基於某種緣由大量運用於宮廷藝術裝飾。以下先就《活計檔》對「宋花邊」的描述，推測其可能樣貌。

《紫禁城》，2015 年 3 期，頁 124-128。

14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之「宋花邊」一詞，分別出現於乾隆十一年（三則）、乾隆十二年（十則）、乾隆十三年（三則）、乾隆十四年（三則）、乾隆十五年（二則）、乾隆十六年（一則）、乾隆十八年（二則）、乾隆二十年（二則）、乾隆二十五年（一則）、乾隆二十九年（一則）、乾隆三十五年（一則）、乾隆三十八年（一則）、乾隆四十八年（一則）、乾隆四十九年（二則）、乾隆五十年（七則）、乾隆五十一年（四則）、乾隆五十二年（九則）、乾隆五十三年（十七則）、乾隆五十四年（七則）、乾隆五十五年（八則）、乾隆五十六年（七則）、乾隆五十七年（十八則）、乾隆五十八年（八則）、乾隆五十九年（三則）、乾隆六十一年（三則）、乾隆六十二年（六則）以及嘉慶三年（一則）。限於本文篇幅，無法將一百三十一則《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相關段落全數列出，僅以文中引述部分列為附錄一。

15 清高宗在位六十年，退位後為太上皇，清宮造辦處仍為他服務，因此《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有乾隆六十一年（1796）至六十三年（1798）初的記載，實則發生於嘉慶元年至三年（1796-1798），而同時間《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另有嘉慶元年（1796）以後的紀錄，請見嵇若昕，〈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南匠薪資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收入陳捷先、成崇德、李紀祥主編，《清史論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525。本文與附表、附錄所提及之《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二年（1796-1797）與嘉慶三年（1798）的紀錄，分別記載於《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清高宗與清仁宗的對應冊別，在此敘明。

表一　《活計檔》中「宋花邊」的分佈年代



(一)「宋花邊」的記錄單位

《活計檔》記載「宋花邊」的記錄單位除了〈裱作〉、[16]〈畫作〉、[17]〈木作〉、[18]〈廣木作〉、[19]〈畫院處〉、[20]〈如意館〉、[21]〈秘殿珠林〉，[22]以及少數行宮紀錄，[23]絕大部份是一般〈行文〉、〈行文房〉與〈記事錄〉等。首次出現

16《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裱作〉中的「宋花邊」分別見於乾隆十一年六月初六日、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八日、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十四日、二十八日共三次）、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乾隆十三年六月十二、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初七日、乾隆十三年十月初五日、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共十一次。

17《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畫作〉中的「宋花邊」分別見於乾隆十一年八月十四日、乾隆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共兩次。

18《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木作〉中的「宋花邊」分別見於乾隆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乾隆十四年四月十八日、乾隆十四年五月十四日、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七日、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共六次。

19《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廣木作〉中的「宋花邊」見於乾隆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僅一次。

20《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畫院處〉中的「宋花邊」分別見於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兩次）、乾隆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共三次。

21《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如意館〉中的「宋花邊」分別見於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初四日五次）、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五日、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七日、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共十一次。

22《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秘殿珠林〉中的「宋花邊」見於乾隆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僅一次。

23《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行宮紀錄中的「宋花邊」分別見於乾隆十四年十月初

「宋花邊」的紀錄——《活計檔》乾隆十一年六月〈裱作〉（附錄一：1），從行文間大量出現、不需特別解釋其具體樣貌的內容看來，推測「宋花邊」在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之前已是既有樣式，只是不見《活計檔》載錄。

（二）描繪「宋花邊」的作品類型

目前已知乾隆皇帝經常透過「稿樣」控管御製器用的樣式；[24] 同樣地，「宋花邊」也曾以「稿樣」形式出現；例如，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木作〉有：「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怡情書史西近間着做畫禪室匾一面，先畫樣呈覽，或宋花邊或藍綾邊，准時交懋勤殿寫字，欽此。」（附錄一：3）內文指出畫禪室匾的邊飾要先「畫樣」呈覽，再決定採用「宋花邊」或「藍綾邊」;《活計檔》也交代了此事後續：「於本月二十九日，七品首領薩木哈畫得宋花邊，並貼得藍綾邊匾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做藍綾邊，欽此。」雖然最後選用了「藍綾邊」，但也有「宋花邊」與「藍綾邊」並存之例，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八日〈裱作〉就記載了：「將三友軒匾文畫宋花邊外鑲藍綾邊貼用，其挑山並畫托紙鑲藍綾邊貼用。」（附錄一：4），記述匾額與挑山各用不同邊沿裝飾。此外，《活計檔》中還記有乾隆十五年（附錄一：15）以「宋花邊」裝飾「白玉觀音背光」之例。

從目前蒐集的一百三十一條《活計檔》「宋花邊」紀錄中，可發現其中敘明在「引首大字」周圍描繪「宋花邊」的條目多達九十九則，而且全數集中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之後；[25] 因「引首大字」加上「宋花邊」的紀錄在乾隆朝晚期十分頻繁常見，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月《活計檔》中甚至必須強調御筆宣紙〈墨雲室記〉前引首大字「澤古怡情」周圍「不必畫宋花邊」（附錄一：22）。由此判斷，「宋花邊」最初用於一般書畫邊沿，如橫批、對子、挑山等，有時裝飾在匾額、背光等扁平型的器物上，但在清高宗統治後期，似乎已經成為「引首大字」的專屬裝飾了。

三日（蘇州）、乾隆五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與九月十四日（隨圍信帖）、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天津隨圍）、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八日（熱河）、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初九日（盤山圍）、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二日、十七日（熱河）、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七日、八月十九日（熱河隨圍寄京信帖），共十次。

24 張麗端，〈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故宮學術季刊》，24 卷 1 期（2006 秋），頁 45-70。

25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指定在「引首大字」周圍畫「宋花邊」的紀錄有：乾隆四十八年（一則）、乾隆四十九年（一則）、乾隆五十年（七則）、乾隆五十一年（四則）、乾隆五十二年（九則）、乾隆五十三年（十七則）、乾隆五十四年（七則）、乾隆五十五年（八則）、乾隆五十六年（六則）、乾隆五十七年（十八則）、乾隆五十八年（八則）、乾隆五十九年（三則）、乾隆六十一年（三則）、乾隆六十二年（六則）、嘉慶三年（一則），共九十九則。

值得注意的是，以「宋花邊」為裝飾的文物，除了乾隆十一年至十五年間（1746-1750）的七條紀錄未明確寫出作者，[26] 其餘全部是清高宗「御筆」作品。[27] 因此，「宋花邊」並非一般紋飾，在宮廷藝術中可能隸屬更高層次的級別與內涵。

（三）「宋花邊」的面貌與結構

根據《活計檔》對「宋花邊」呈色的描述，有指定以白描成做（附錄一：11），有些則強調其繪色：例如「藍色宋花邊」（附錄一：5）、「紫色宋花邊」（附錄一：7）、「綠色宋花邊」（附錄一：15）、「綠色藍色宋花邊」（附錄一：8），不只如此，許多紀錄還明確指示「宋花邊」的寬度，有五分寬（附錄一：5）、七分寬（附錄一：17）、八分寬（附錄一：13）、一寸寬（附錄一：25）、一寸二分寬（附錄一：14）等，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一寸寬」，且全數集中於乾隆五十年後，[28] 並描繪於「引首大字」周圍。可見「一寸寬」的「宋花邊」在乾隆五十年（1785）之後成為一種定制的規格樣式，可能有其特殊意義。

「宋花邊」的結構則可從幾條《活計檔》紀錄管窺一般。首先，乾隆十二年十月〈裱作〉（附錄一：6）：

> 太監張國祥持來首領文旦交白宣紙挑山一張、對一副，俱有漬點。傳旨：着畫宋花邊兩道，中心滿畫宋花，做一塊玉掛屏掛對，欽此。於本月二十三日，副催總強錫將做得畫宋邊一塊，玉掛屏一件，掛對一副，持進在昭仁殿後殿安掛迄。

其中，在向來成對的「挑山」上畫「宋花邊」兩道尚可理解；從內文脈絡中還可推測「宋花邊」以「宋花」為組成要素，而「宋花邊」得簡稱為「宋邊」。而乾隆十五年四月十七日〈畫院處〉（附錄一：16）「御筆畫宋花邊對一副，着在本花紋上

---

26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裝飾「宋花邊」的作品，未寫有作者名稱的有：乾隆十一年九月〈畫作〉（附錄一：2）、乾隆十二年一月〈木作〉（附錄一：3）、乾隆十二年十月〈裱作〉（附錄一：6）、乾隆十二年十一月〈畫院處〉（二則）（附錄一：10、11）、乾隆十三年六月〈裱作〉（附錄一：12）、乾隆十五年三月〈廣木作〉（附錄一：15），共七則。

27 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宋花邊」紀錄中的「御筆」當指清高宗弘曆，嘉慶朝《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宋花邊」紀錄於嘉慶三年二月，當時乾隆皇帝仍為太上皇，「御筆」可能是清仁宗，也可能是當時仍對文化擁有控制權的清高宗。

28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指定描繪「一寸寬」之「宋花邊」的紀錄有：乾隆五十年（一則）、乾隆五十二年（七則）、乾隆五十三年（五則）、乾隆五十四年（七則）、乾隆五十五年（五則）、乾隆五十六年（六則）、乾隆五十七年（十六則）、乾隆五十八年（八則）、乾隆五十九年（三則）、乾隆六十一年（三則）、乾隆六十二年（六則）、嘉慶三年（一則），共六十八則。

添紫、綠、藍三色」的紀錄，也輔證「宋花邊」有「本花紋」——極可能就是「宋花」。

（四）《活計檔》中疑似「宋花邊」的其他名稱

若如前文所言：「宋花」是「宋花邊」的一部分，且也有「宋花邊兩道」的紀錄，那麼《活計檔》乾隆十一年閏三月〈蘇州〉中的「宋花」與「宋花雙邊」等，[29] 也可視為清代宮廷內籌做「宋花邊」的參考資料。其他如《活計檔》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行文〉：

> 員外郎五德、大達色，庫掌金江、催長舒興、筆帖式福海來說：太監鄂魯里交御筆大宛馬歌字橫披本文一張，隨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簽字本文二條，彆子紙樣本文一張。傳旨：著發往蘇州裱做手卷一卷，要緙絲金龍包首，配袱彆，雕龍紫檀木匣，其引首大字週圍畫宋邊花，欽此。於五十二年六月初三日蘇州送到裱做手卷一卷，隨匣呈進，交懋勤殿訖。

從上下文脈絡、以及同樣是在「御筆」作品「引首大字」周圍描繪的種種特徵看來，推測「宋邊花」僅是「宋花邊」的筆誤，亦可納入「宋花邊」的討論範圍。

此外，《活計檔》自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起曾陸續出現「松花邊」一詞（附錄二）。雖然僅有五則，但集中於乾隆十一年（1746），其敘述分別是在〈挑山對子花邊紙樣〉畫「白描松花邊」（附錄二：1）、〈御筆覺生寺大鐘歌橫披〉畫「松花白描邊」（附錄二：2），以及在〈御筆黃絹對〉畫「藍色一寸五分寬松花邊」（附錄二：3）等，且其中三則紀錄也與七品首領薩木哈有關；可見「松花邊」的具體做法、形式與描繪位置，以及載體幾乎同為「御筆」作品等描述，皆與「宋花邊」十分相似；而「松」與「宋」發音相同唯聲調有異，事實上原本兩字的滿語發音與書寫方式就相同，[30]「松花邊」亦即「宋花邊」；且兩者同樣在乾隆十一年登場；有可能在《活計檔》紀錄中，太監「來說」與「傳旨」往往「記音不記字」，也許是最初奉旨者對此紋飾並不熟悉而有所筆誤，一經糾正，往後

---

29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十一年閏三月初十日〈蘇州〉：「太監劉成來說：首領文旦交御筆做宋人梅花詩意宣紙橫披一張。傳旨：著裱手卷，用緙絲包首、宣紙畫宋花引首，托尾用白宣紙一段，其宣紙引首並緙絲包手先畫樣呈覽，欽此。於本月十二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畫得白描宋花雙邊宣紙引首紙樣一張、緙絲西番蓮花包手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作。其包手著交南邊緙做，欽此。」

30 「松」或「宋」之滿語發音皆為「song」，書寫為 ᡤᡠᠰᡠᠩ，承蒙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林士鉉副教授教示，特此申謝。

紀錄就不再誤寫成「松花邊」。儘管如此，這五則「松花邊」的紀錄也可作為理解「宋花邊」面貌的文獻。因此，《活計檔》中與「宋花邊」相關的文獻紀錄可達一百三十八則，但仍集中於乾隆年間。

三、從《活計檔》對照現存作品

《活計檔》雖是研究清代宮廷藝術的寶貴資料，但由於其紀錄內容並非上傳或各處來文交辦的「原檔」，而是「活計房」在年終交活計庫收貯前經謄清的「清檔」，[31] 因此登記人員的文化高低也會影響檔案正確性。況且，《活計檔》並未附上稿樣或作品素描，只能從清宮舊藏成千上萬的作品尋索符合文獻描述的文物。前文筆者曾列出一百三十八條「宋花邊」或「松花邊」等紀錄，絕大部分雖明確指出為御筆作品，但只記錄作品形式而名稱模糊者甚多，例如前引《活計檔》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畫院處〉的記述：「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白宣紙橫披一張。傳旨：着週圍畫宋花邊。」（附錄一：10）雖然傳旨內容十分明確，但似乎只是在白宣紙上先畫「宋花邊」備用，尚未有作品內容，更遑論作品名稱，這類狀況在《活計檔》帶「宋花邊」的紀錄中比比皆是；而帶有確實作品題名者，部分又未留存至今。因此，在翻閱比對的種種限制下，《活計檔》中帶「宋花邊」的現存作品，至少可尋得四件——全數皆為清高宗乾隆皇帝御筆書畫，包括：〈哀明陵三十韻〉、〈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喇嘛說〉與〈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分別作於乾隆五十年（1785）、五十三年（1788）、五十七年（1792）與五十八年（1793）。

（一）清高宗《哀明陵三十韻》（圖 5-1）

《活計檔》中乾隆五十年三月〈行文〉記有：「首領張進喜交御筆白箋紙哀明陵三十韻字橫披一張，隨前引首大字本文一張……傳旨：發往蘇州裱做手卷一卷，配緙絲龍包首雕龍紫檀木匣隨袱彆，其引首大字週圍畫宋花邊，欽此。」（附錄一：19）內文明確提及作品為御筆〈哀明陵三十韻〉，觀察現為私人收藏的清高宗所書同名作品，可以發現幾個線索。

首先，此件作品尾款署「乾隆乙巳仲夏月御筆」，與《活計檔》所述年代相同，是乾隆五十年（1785）清高宗拜謁明十三陵後所書；標題下方鈐「石渠寶

31 吳兆清，〈清代造辦處的機構和匠役〉，《歷史檔案》，1991 年 4 期，頁 80。

笈」印，並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中。[32] 而〈哀明陵三十韻〉作品前確實有《活計檔》提及之引首大字（圖 5-2），大字周圍亦有內外兩層白描花邊，外層花邊由花朵夾連綿不斷的卷草共同構成，與前述耙梳《活計檔》所得知的「宋花邊」形象相似：有「宋花」（或「本花紋」）與「宋邊」。但引首大字花邊另有內框，是以線狀輻射半圓與螺狀紋組成的紋飾（圖 5-3）。無論如何，〈哀明陵三十韻〉之引首大字「永言垂鑒」周圍的花邊，可能是探索「宋花邊」面貌的重要證據之一。

（二）清高宗〈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圖 6-1）

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高宗臨摹南宋李迪（生卒年不詳）〈雞雛待飼圖〉，深感為政之道即愛民如懷中雞雛，於是在前引首題「絜矩民天」四大字，將作品收入《石渠寶笈．續編》。[33] 同年八月《活計檔》中也記錄了此事：

> 初十日首領張進喜交御筆宣紙字畫橫披一張，隨宣紙絜矩天民[34]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御筆仿李迪雞雛詩[35]飼圖並題什簽字二條，玉彆紙樣一張，傳旨：着交蘇州織（造）四德裱做手卷一卷，要緙絲金龍包首配袱彆做匣，其前引首本身週圍畫宋花邊。（附錄一：21）

清高宗御筆〈仿李迪雞雛待飼圖〉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作品引首大字周圍有外框與內框兩層花紋（圖 6-2），邊框裝飾風格與〈哀明陵三十韻〉的「宋花邊」高度相似；如此一來，「宋花邊」的實際面貌愈見清晰。

（三）清高宗〈喇嘛說〉（圖 7-1）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高宗為制定金瓶掣簽制度而作〈喇嘛說〉；內容表示不相信活佛轉世的說法，但尊重該風俗，並決定將西藏宗教與政治最高領袖達賴和班禪的任免大權移至中央。[36] 除了現留存於北京雍和宮的四體碑文之外，[37] 北京

---

32 劉如仲，〈乾隆御筆《哀明陵三十韻》〉，收入易蘇昊等編，《五臺山人藏——清乾隆宮廷書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96-101。

33 李湜，〈清高宗仿李迪雞雛待飼圖〉，收入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 359。

34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三年八月〈行文〉，雖記為「絜矩天民」，但引首大字為「絜矩民天」。

35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五十三年八月〈行文〉，雖記為「仿李迪雞雛詩飼圖」，但作品題名為〈仿李迪雞雛待飼圖〉。

36 廖祖桂、陳慶英、周煒，〈論清朝金瓶掣簽制度〉，《中國社會科學》，1995 年第 5 期，頁 165-176。

37 周潤年，〈北京雍和宮御製《喇嘛說》碑文校錄考詮〉，《西藏研究》，1991 年第 3 期，頁 87-98。

故宮博物院還藏有行書〈喇嘛說〉，且前引首「從俗布公」（圖 7-2）四大字周圍飾有兩層白描花紋，形式與前兩件作品相同。同樣地，根據《活計檔》乾隆五十七年十月的記述（附錄一：24）：

> 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宣紙從俗布公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彆子紙樣一張，御筆喇嘛說簽字本文二條。傳旨：發往蘇州裱做手卷二卷，要緙系金龍包首配袱彆做匣，其前引首四大字週圍畫一寸宋花邊。

《活計檔》內文提及作品名稱「御筆喇嘛說」與前引首四大字「從俗布公」，皆直指此件作品，而御筆行書〈喇嘛說〉引首大字旁的花邊也成為「宋花邊」樣貌的直接證據。

（四）清高宗〈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圖 8-1）

清代宮廷書畫收藏再創北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 在位）之後的高峰，清高宗開始系統地對皇家書畫收藏進行整理，起手編纂皇家收藏目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編纂過程橫跨乾、嘉兩朝，費時七十多年，其中初編與續編都在乾隆時期進行。在續編完成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親自為《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作序，並且在引首題字：「鑒存游藝」（圖 8-2）。《活計檔》同年四月〈行文〉也記錄了《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的裝幀過程（附錄一：26）：

> 御筆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芨（笈）序簽字本文二條、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宣紙鑒存游藝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彆子紙樣一件。傳旨：俱交蘇州織造五德裱做手卷四卷，要緙絲金龍包首、玉彆、錦袱、做匣，其前引首四大字本文週圍畫一寸寬宋花邊。

內文已明確指出在作品前引首四大字「鑒存游藝」周圍畫一寸「宋花邊」；而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前引首確實也繪有包含內外框的邊沿花飾。有了以上四件作品的圖文對證，可以確知，其引首大字周圍描繪的花邊紋樣，即是「宋花邊」的真實樣貌。

四、分析實作中「宋花邊」的樣貌風格

透過分析清高宗的四件存世御筆作品：〈哀明陵三十韻〉、〈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喇嘛說〉與〈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發現引首大字邊框紋飾恰可與《活計檔》中的「宋花邊」記述對合。以下透過對四件作品中「宋花邊」之

共同點進行分析，探究在清代乾隆朝時——至少是四件作品年代所屬的乾隆晚期間（五十年至五十八年，1785-1793）「宋花邊」的具體形象，並嘗試釐清「宋花邊」的「宋」字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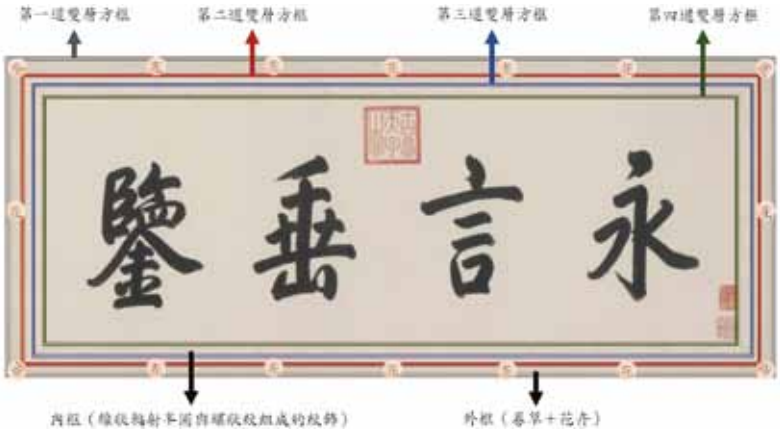
（一）「宋花邊」的呈色

由於四件御筆作品的引首「宋花邊」皆以白描繪製而成，雖其分別對應的紀錄並未特別指定要以「白描」成做，但也呼應了前述乾隆十一年（1746）以來《活計檔》中曾出現「白描宋花邊」或「白描松花邊」等指示。[38] 以「白描」成做「宋花邊」的確是「宋花邊」的呈現形式之一。

（二）「宋花邊」的組成結構

觀察前述四件御筆書畫的引首大字邊框裝飾，其實分為內框與外框兩層（插圖一）：外框由花朵與卷草組成，內框則以線狀輻射半圓與螺狀紋組成的紋飾為主（表二），[39] 且內框與外框分別以雙層方框為界，內框與外框間亦有留白一道，構成了立體景深的視覺效果，予人彷彿「匾額」加框的錯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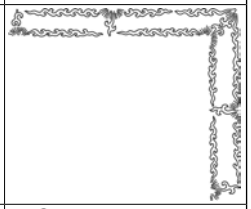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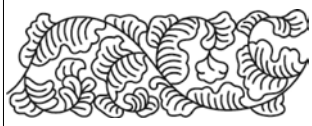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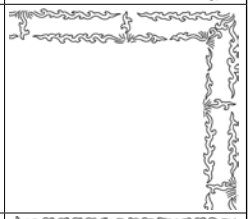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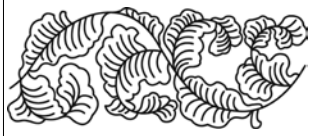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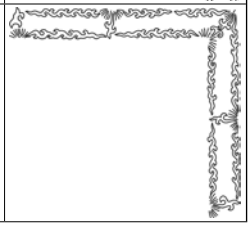
插圖一　「宋花邊」的組成結構



38 列舉《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有：乾隆十一年三月〈裱作〉「白描松花邊」（附錄二：1）、乾隆十一年三月〈裱作〉「松花白描邊」（附錄二：2）、乾隆十二年十一月〈畫院處〉「白描花邊」（附錄一：11）。

39 有關〈喇嘛說〉引首細部圖片，經詢問藏地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目前該件作品（編號故238591、故238658）尚未拍攝數位照片。見諸已出版的圖版，僅有陳浩星主編，《妙諦心傳：故宮珍藏藏傳佛教文物》（澳門：澳門民政署，2003），圖版105，但因解析度不足，僅能得知其引首「從俗布公」為白描畫成、有內外框、由連續卷草與等距花朵組成，大致與其他三作品的「宋花邊」相同，但無法根據卷草、花朵與內框紋飾作細部電腦繪圖，因此僅列出三件作品的描繪圖以資比對。

表二　列舉清高宗御筆作品之「宋花邊」結構比對

	外框四角花朵	外框邊沿上花朵	外框卷草	內框紋飾
〈哀明陵三十韻〉				
〈仿李迪雞雛待飼圖〉				
〈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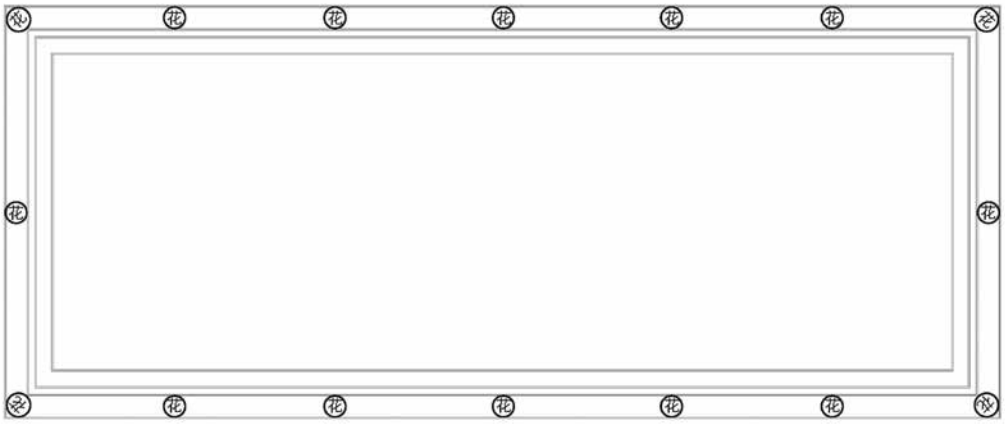
然而，就《活計檔》的敘述而言，「宋花邊」的結構有「宋花」與「宋邊」等，如此看來，實際作品中帶有花朵與卷草的「外框」部分較符合對「宋花邊」的想像。那麼，以線狀輻射半圓與螺狀紋組成的「內框」究竟算不算是「宋花邊」的一部分呢？前文曾提及《活計檔》有關「宋花邊」的尺寸描寫，最常出現的是「一寸寬」（三公分），且全數集中於乾隆五十年（1785）以後，其中也包括御筆〈喇嘛說〉與〈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觀察兩件作品的引首「從俗布公」與「鑒存游藝」之邊框，若與傳旨製辦的內容相同，外框與內框加起來其實恰好一寸寬。[40] 因此「宋花邊」的結構，應包含外框的卷草、花朵，以及內框的線狀輻射半圓與螺狀紋飾。

40　筆者未見紙本〈喇嘛說〉與〈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實作，但就圖版比例而言，前者作品引首部分高 35 公分，後者引首高 37.5 公分，就比例尺可得出其花邊寬「3 公分」，圖版分別見於陳浩星主編，《妙諦心傳：故宮珍藏藏傳佛教文物》，頁 469-471，圖版 105；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 142。然另件在《活計檔》紀錄中並未特別被指定描繪「一寸寬」的清高宗〈仿李迪雞雛待飼圖〉，曾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展出，當時筆者目視作品，其內外框共寬 3 公分，在此作為輔證。

（三）「宋花邊」的「宋花」

就四件能與《活計檔》對照的實物作品看來，「宋花邊」除了外框與內框之外，共同點為：外框的四個角落皆繪有斜向朝內綻放的花朵，而幅度較長的上下兩邊，則分別等距繪製上下對稱的花朵，[41] 餘相對的兩邊則各畫一朵縱向的花朵，排列十分規律（插圖二）。

插圖二　御筆〈哀明陵三十韻〉前引首「宋花邊」的「宋花」排列



前述曾引《活計檔》乾隆十二年十月〈裱作〉（附錄一：6），推測當時清宮造辦處將「宋花邊」的花朵暱稱為「宋花」；至於這類花朵的原型樣貌來源為何？根據乾隆十二年十一月〈畫院處〉的紀錄（附錄一：10），造辦處曾受旨在「白宣紙橫披週圍畫宋花邊」，在畫得單邊紙樣以後呈覽，並「准照番草樣花邊用泥金細緻裡畫」；「番草樣花邊」可能指稱卷草花邊，由此推測，「宋花」的原型或許和「番花」有關。至於「番花」一詞，清代《活計檔》與《陳設檔》都有相關紀錄，並有現存實物可對應（圖 9），[42] 其原型為蓮花。裝飾於「宋花邊」四周的花朵樣貌的

41 目前所見四件作品長邊沿上花朵數量不一致，如〈哀明陵三十韻〉與〈喇嘛說〉上下各有五朵花朵，〈仿李迪雞雛待飼圖〉與〈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則上下各有三朵，可能對於花朵數量並未有特別限制，但原則是裝飾等距且上下左右對稱。

42 如《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七年十一月〈廣木作〉：「洋彩錦上添花番花紙槌瓶中一件配座」，1835 年《陳設檔》紀錄為「磁胎洋彩番花紙搥瓶」，後於 1925 年《點查報告》仍為「磁胎洋彩番花紙搥瓶」，廖寶秀對應出兩件作品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款粉彩番蓮小瓶〉（故瓷 10912-10913）詳廖寶秀，《華麗彩瓷：乾隆洋彩》（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277，項次 97。

確與蓮花相似。但就此四件乾隆皇帝大字的「宋花邊」而言，因為樣式為重複連續的帶狀紋飾，即便「主花紋」取自蓮花，但久而久之，已成為格套化的花邊紋飾。

（四）「宋花邊」的「邊」

除了「宋花」以外，「宋花邊」在視覺上格外讓人注意的，還有連結「宋花」的卷草。這種卷草以 S 形貫穿「宋花」，但其葉片並非左右相對，而是強調葉片自然翻動的立體效果，且幾乎每片葉子都畫有葉脈，葉緣輪廓也處理得相當細膩。

（五）「宋花邊」的卷草走向

組成「宋花邊」的「宋花」與「宋邊」，在構成「花框」的上下兩長邊、左右兩短邊，其卷草與花朵循有規則的走向（插圖三）。舉清高宗〈哀明陵三十韻〉引首「永言垂鑒」上的「宋花邊」為例：以「古希天子之寶」印鑑標誌引首之中點，右側的彎曲卷草開口方向是朝右，「古希天子之寶」左側的彎曲卷草開口方向則是朝左，與之相對的另一長邊則彎曲卷草開口方向完全相反；較短的左右兩邊，卷草開口皆朝下。

插圖三　「宋花邊」的卷草走向

（六）「宋花邊」的名稱來源

前述《活計檔》中曾有「着彷宋做花紋畫樣」的描述，而「宋花邊」一詞，目前僅見於清代《活計檔》紀錄，其「宋」字究竟指稱為何？一般而言，藝術樣式命名規律可能取自「年代」或「姓氏」；就「姓氏」而言，清代最著名的建築設

計「樣式雷」來自雷氏家族的創作，[43] 但目前並無「宋氏」家族在清代宮廷藝術的相關紀錄。若考慮《活計檔》行文的邏輯脈絡，如前述有「漢紋式花紋」，或可稱漢代風格；[44] 而再者，從乾隆皇帝的品味看來，他給予「宋瓷」極高的評價，[45] 乾隆最愛用的金粟山藏經紙也是宋代產物；因此，筆者傾向「宋花邊」的「宋」字作宋代之解。

提及宋代最著名的紋飾，就是北宋李誡（1035-1110）的圖紋百科《營造法式》（圖 10）了，[46] 雖然目前所翻閱《營造法式》一書提及的各種制度圖樣，並無與乾隆朝「宋花邊」毫無二致之證；但就概念而言，「宋花邊」最醒目的外框紋飾，是以綿密不斷而連續的「宋花」及「卷草」所構成，此與《營造法式》所收圖樣——例如蓮花、荷花穿插卷草等的構圖相近；這種樣式也出現在宋代考古出土的織品花紋中（圖 11）。[47] 考量清廷曾將《營造法式》收入《四庫全書》，並從《永樂大典》另行參補圖樣，可見《營造法式》在清廷頗受重視，也可能影響了「宋花邊」的設計。[48] 如同「宋錦」雖冠名「宋」，卻是繼承宋代織錦特色的明清蘇州織造錦緞，事實上與宋代風格已大相逕庭。[49] 承襲清廷對「宋」系藝術樣式的理解方式，「宋花邊」或可解釋為明清所認為的「宋代」風格，並用之裝飾於藝術品的邊沿。

五、帶有「宋花邊」的作品

經由將《活計檔》提及之「宋花邊」紀錄與現存作品加以比對，我們已理解文獻中指稱的「宋花邊」之樣貌。若以前述四件作品的「宋花邊」為標準參考

43 朱啟鈐，〈樣式雷考〉，《中國營造學社匯刊》，4 卷 1 期（1933 年春），頁 86-89。

44 《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古玩檔〉載：「於四月二十二日庫掌四德、五德，筆帖式福慶將景福宮方勝床格空二處做得三層屜合牌方匣樣一件，上畫博古花紋樣，並做得入角三層方匣樣一件，上畫漢紋式花紋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方匣樣照樣准做，得時裝玉。其入角方匣另畫樣呈覽，准時發往蘇州照樣成做漆盒一件，欽此。」清代宮廷藝術有許多仿古之例，但此時所謂「漢紋式」是清代時對漢代造形的觀點或真為漢式風格，還需日後對應實物加以比對始能確認。

45 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2 期（2003 冬），頁 1-40；余佩瑾，《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18-23。

46（宋）李誡，《營造法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47 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州南宋黃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蘇佳，〈淺析福州南宋黃昇墓出土的絲織品〉，《福建文博》，2009 年 4 期，頁 52-55。

48 此為匿名審查人提供意見，特此申謝。

49 陳娟娟，〈明清宋錦〉，《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 年 4 期，頁 15-25。

品，可以發現其他與「宋花邊」極為相似、類似或疑似的邊沿裝飾；以下將這批作品略加分類並討論之。

（一）標準「宋花邊」

乾隆十九年（1754），時年四十四歲的清高宗作〈摹唐寅事茗圖卷〉，畫上帶有題記，引首御筆自識「寄情事外」，並鈐「乾隆御筆」朱文方印。[50] 此畫卷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引首大字旁繪有「宋花邊」（圖 12），且表現形式與前一節所討論的乾隆御筆等作品如出一轍。因此，在前述四件標準「宋花邊」作品的時間範圍之外，至少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已出現與乾隆晚期相同形式的「宋花邊」。此外，分別作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與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清高宗〈仿倪瓚獅子林圖卷〉（圖 13）與〈白塔山記〉（圖 14），[51] 其乾隆御筆引首外框皆繪有標準「宋花邊」。

（二）與標準「宋花邊」有微小差異

《活計檔》其實並未透露由誰來描繪「宋花邊」，但可以確定清宮應非只有一人能畫出「宋花邊」。因此，從前述幾個例子看來，數件作品間的「宋花邊」能呈現相同格式規律，應有其描繪「稿本」與「口訣」，並流傳於各畫工之間。然而，每個「宋花邊」仍是人手畫出，並非印章或雕版製成；這種「純手工」的邊沿裝飾，無法做到每件皆分毫不差；就算同一工匠在不同時期、不同時刻，都可能畫出相異風格。事實上，就連前述標準「宋花邊」作品間也有微小差異，只能依據大原則分析其描繪概念。此段將舉出幾件風格樣式與標準「宋花邊」作品相似，但在細節部分略有微小差異的作品。筆者認為這類作品也可認定為「宋花邊」的範疇。

1. 卷草的葉莖採雙鉤方式

這類作品引首大字邊框之花邊，其花朵與卷草的形象、走向，與標準「宋花邊」完全相同，唯卷草的葉莖採用雙鉤方式描繪，與標準作品直接以單線白描的手法有異。此類作品存世甚夥，如乾隆十一年（1746）清高宗〈臨燕肅秋山晚

---

50 楊丹霞，〈乾隆御筆摹唐寅《事茗圖》卷〉，收入陳浩星主編，《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澳門：澳門民政署，2002），圖版 27。

51 〈白塔山記〉共有五卷：〈白塔山總記〉、〈塔山東面記〉、〈塔山南面記〉、〈塔山西面記〉、〈塔山北面記〉，並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之中。其中〈塔山東面記〉已佚，現存四卷作品各有其引首四大字，分別為「環瀛綜要」（圖 14-2）、「寫妙披薰」（圖 14-3）、「攬奇挹爽」（圖 14-4）與「探幽運斗」（圖 14-5），見易蘇昊等編，《五臺山人藏——清乾隆宮廷書畫》，頁 105。

靄圖卷〉之前引首大字「千崖秋氣高」（圖 15）、乾隆二十年（1755）清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畫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卷〉（圖 16-1）之引首大字御題「英風偉績」（圖 16-2）、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高宗〈仿趙孟頫紅衣羅漢圖卷〉之引首四大字「不着一相」（圖 17）、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高宗〈行書隨安室詩卷〉之引首「循名闡義」（圖 18），以上所有作品的引首大字周圍皆環繞葉莖採雙鈎描繪的「宋花邊」。如前文所言，《活計檔》的記述中除了未指稱作者的作品之外，絕大部分都是在清高宗御筆之書畫上畫「宋花邊」；從實例看來，〈畫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卷〉雖是郎世寧奉乾隆皇帝之命為平準噶爾亂事有功的戰士阿玉錫（生卒年不詳）所描繪的紀念畫像，[52] 作者並非清高宗，但引首大字仍是乾隆皇帝所書。

2. 外框卷草的葉莖採雙鈎方式，無內框

前文曾述及乾隆五十年（1785）以後，一寸寬的「宋花邊」幾乎成為定制，使我們得知標準「宋花邊」應包含外框與內框。然而，在乾隆十一年（1746）的早期清高宗作品〈行書三希堂記卷〉中，其前引首大字「即此是學」之周圍花邊（圖 19-1），雖然外框與標準「宋花邊」相似，且卷草的葉莖採雙鈎方式，但並無內框的描繪（圖 19-2）。無獨有偶，宮廷畫家胡桂（生卒年不詳）繪製於乾隆十二年（1747）的〈繪御書隆福寺行宮六景詩圖卷〉（圖 20-1），長卷前帶清高宗所書引首大字「賞心此遇」，此幅引首的「宋花邊」亦不包含內框（圖 20-2）；另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清高宗〈行書學詩堂記卷〉引首「興觀薈美」（圖 21）與乾隆四十一年（1776）〈寫生花卉卷〉引首「妙香靜契」、「如見天心」、「益壽舒芳」、「盎然生趣」、「韻寫琳琅」、「喬幹迴春」（圖 22）等，亦屬此類。

論及此，《活計檔》乾隆十一年九月初八日〈畫作〉記有：「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出外隔內時，人手卷十二卷，引首上著畫宋花邊宋花心，欽此。於十二月初三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小手卷十二卷引首上俱畫得宋花邊宋花心，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附錄一：2）此則紀錄的時間，正是《活計檔》中「宋花邊」出現的第一年，可惜《活計檔》紀錄中僅出現一次「宋花心」，而內文提及之「手卷引首」又無明確可對應的作品。筆者推測此處的「宋花心」有二解：一、作「宋花」的「花蕊」；二、作內框的代稱，亦即內框的線狀輻

52 林莉娜，〈郎世寧畫阿玉錫持矛盪寇圖〉，收入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事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132。

射半圓與螺狀紋組成的紋飾被造辦處暱稱為「宋花心」。根據現存作品帶有不含內框的「宋花邊」實例看來，「宋花心」可能直指內框；推測有時造辦處在接受傳旨作「宋花邊」時，並不一定畫出「宋花心」，所以活計內容還需特別強調。當「宋花邊」的使用愈趨頻繁，「宋花心」一詞在《活計檔》再不復見，之後「宋花邊」包含「宋花心」已是造辦處中的共識。

3. 形制相同，但描繪遲滯生澀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秋湖夜泛圖〉（圖 23-1）是乾隆九年（1744）清代宮廷畫家張鵬翀（1688-1745）所繪，收入《石渠寶笈．續編》。長卷的引首有清高宗御筆四大字「詩畫同禪」（圖 23-2），引首以白描「宋花邊」框之。此幅作品的「宋花邊」包括內外方框，已具備前文提及〈哀明陵三十韻〉等四件乾隆晚期作品的「宋花邊」雛形（圖 23-3）。但仔細觀察，「宋花」的呈現方式較為簡略粗糙，筆意也顯得遲滯不熟練。考慮這是乾隆九年（1744）的實例，此時「宋花邊」可能為創始初期，尚未定型。訂年為乾隆十二年（1747）的〈臨元人四孝圖卷〉（圖 24-1），是丁觀鵬奉乾隆皇帝之命所描繪，「宋花邊」也在卷前清高宗御筆四大字「本行可風」周圍；這裡的「宋花邊」仍延續張鵬翀〈秋湖夜泛圖〉引首裝飾的整體結構，但筆意自然，較為特殊之處是卷草間歇出現蓮蓬與蓮苞紋樣（圖 24-2），也呼應了前述「宋花」的原始形象來自蓮花。

上述風格帶些許差異的「宋花邊」作品，依照年代可排列如附錄四。相較於《活計檔》中逾百條的「宋花邊」紀錄，雖然帶「宋花邊」的現存作品實例較少，但可見乾隆九年至五十七年間（1744-1792）「宋花邊」持續出現，只是風格略有差異；但這種差異並非如風格變遷般單線「生澀—成熟—格套」的發展，與其說是年代推移形成的變化，不如說是不同作者或工匠間描繪習慣的差異；只是近趨乾隆朝晚期，「宋花邊」漸漸成為約定俗成的標準樣式，並且以「一寸寬」與「引首大字」旁的裝飾手法頻繁地出現在清高宗御筆作品之中。

（三）緙絲版「宋花邊」

歷來以緙絲技法呈現書法作品的例子甚為稀少，但因清高宗的愛好，乾隆朝時出現大量緙絲書法長卷，甚至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之中。[53] 前述引首

53 張瓊，〈《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緙絲》全卷考略——兼析清高宗時期的緙絲書法〉，《中國歷史文物》，2005 年 6 期，頁 37。

帶標準「宋花邊」的〈喇嘛說〉與〈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也分別有緙絲版本傳世；[54] 而在將紙本作品以梭代筆的同時，前引首——包含大字周圍的花邊，亦以緙絲呈現。然而，原〈喇嘛說〉與〈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兩件作品引首的「宋花邊」描繪手法大同小異，但〈緙絲乾隆御筆喇嘛說卷〉（圖 25）與〈緙絲乾隆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圖 26）的引首花邊，不僅皆與紙本「宋花邊」風格有異，兩者緙絲花紋也大異其趣。

首先，與紙本「宋花邊」相比，緙絲版「宋花邊」只織出外框，皆省去內框；而卷草的鋪陳簡略，相較之下佈局舒朗、不似紙本繁密；此外，工匠也善加利用緙絲技術不同織線的色彩，以紅色、粉紅色織出「宋花」，並以深淺有致的綠色絲線構成卷草；除了以上這些共同點，兩件緙絲花邊的「宋花」與「宋邊」之呈現截然不同。例如〈緙絲乾隆御筆喇嘛說卷〉前引首「從俗布公」的「宋花」為覆瓣花卉，除了四角花朵仍朝方框內側綻放，其餘邊上的花卉動態相異，或左側、或右側、或俯視；卷草也因各種視角不同而呈現多樣的卷草面向。而〈緙絲乾隆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的「宋花邊」則較為規整，其「宋花」型態與紙本「宋花邊」類似，「宋邊」的大葉小芽脈絡分明。此外，《活計檔》乾隆五十八年二月〈行文〉（附錄一：25）曾記有將「宣紙職思祈佑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俱交蘇州織造五德……其前引首四大字本文週圍廂一寸寬宋花邊。」雖然目前筆者未尋得宣紙作品，但卻見現存有緙絲類版本——清〈繡線乾隆書十全老人之寶說卷〉（圖 27），其前引首「職思祈佑」四大字的「宋花邊」，又與前述緙絲版本之風格大相逕庭，甚至還有帶松竹梅邊框的作品（圖 28），與紙本「宋花邊」相去甚遠。

清代宮廷的部分活計無法在京內製作，會由檔房遵旨行文他處製辦，[55] 而清代緙絲書畫，大多出自蘇州。[56] 推測當這件〈乾隆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需要再重新以緙絲製作時，蘇州織匠對照紙本，將書畫與引首大字照本宣科地製出，

54 〈緙絲乾隆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共有白底繡黑字、米色底緙藍字以及引首藍底緙紅字三種，見吳誦芬，〈清 乾隆 緙絲乾隆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收入馮明珠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頁 111。

55 吳兆清，〈清內務府活計檔〉，《文物》，1991 年第 3 期，頁 89。

56 清代官方主要在南京、蘇州、杭州與北京四地設立織造衙門，前三者稱「江南三織造」，後者稱內織染局，負責供應宮廷與官府需要的各類絲織品，並且各有所司，江寧織造局主要織造雲僅、建絨、神帛，以上用緞匹為多；蘇州織造局專織龍袞、錦緞、織絨和慶典用綢之類，主要是官用緞匹；杭州織造局織造綾、羅、絹、綢、縠等，參見趙豐主編，《中國絲綢通史》（江蘇：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頁 469；阮衛萍，〈《石渠寶笈》著錄的緙絲書畫〉，《紫禁城》，2015 年 9 期，頁 100-107。

但卻對「宋花邊」進行匠心獨運的再設計。因此，「宋花邊」也顯示了宮廷與蘇州成做間多元且豐富的互動狀況。

此外，乾隆朝還有幾件繪製青銅或瓷器的圖冊：〈吉金耀采〉（圖 29）、〈珍陶萃美〉（圖 30-1）、〈精陶韞古〉等，其圖冊四周也分別有花邊裝飾。這些圖冊的成做記述也見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活計檔》〈如意館〉中：「接得郎中保成押帖。內開九月二十二日造辦處交銅器三匣、磁器三匣，每匣十件，畫冊頁六冊，每冊十開，傳旨：交如意館裱冊頁六冊畫藍色花邊，欽此。」[57] 雖然奉旨製辦畫「藍色花邊」，並非本文關注的「宋花邊」，但「四角花朵」配上連續卷葉等設計，與「宋花邊」的形象概念相似（圖 30-2）。此外，清朝軍機大臣王杰（1725-1805）〈楷書御製觀瀑亭紀實記冊〉（圖 31）與董誥（1740-1818）〈書高宗純皇帝御製熱河文園獅子林圖詩並圖一卷〉（圖 32）等乾隆朝宮廷書畫，其作品本身周圍的花邊形式，可能也是「宋花邊」風潮下的影響或延伸。

六、「宋花邊」與帝王收藏的建構

從前文對「宋花邊」的細細追索，可以發現「宋花邊」不只是一般紋飾，它經常和乾隆皇帝的創作（御筆字或御題書畫）同時出現，並屢屢作為引首大字周圍的裝飾圖樣。此外，在「宋花邊」相關的成做敘述上也有許多雷同之處，並有特定的「共伴現象」；例如《活計檔》五十八年四月〈行文房〉關於《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的裝幀，註明「要緙絲金龍包首」、「玉彆」、「錦袱」、「做匣」以及「引首四大字本文週圍畫一寸寬宋花邊」（附錄一：26）；進一步探究，從乾隆四十八年（1783）起至嘉慶三年（1798）間的一百零四條紀錄中，有多達九十八條是將作品畫「宋花邊」、加包首錦（圖 33）、彆子（圖 34）、錦袱（圖 35）與雕龍匣（圖 36）等，並發與蘇州成做。而這些共伴出現的狀況，暗示了「宋花邊」有其特殊的標誌意義。

（一）書畫的裝裱形式

若要推求「宋花邊」與包首錦、彆子等配件間的有機關係，得從與中國書畫藝術息息相關的一門工藝——裱褙技術談起。為了保存、舒展與捲收中國書畫，

57 有關陶瓷譜冊的相關研究，請見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譜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2 卷 2 期（2004 年冬），頁 133-166。

歷代已衍生出各種裝潢形式，透過年代不同的裱褙工藝也能得知當代人對於作品收藏的概念；例如，北宋徽宗在宣和時期（1119-1125）對宮內舊藏書畫重新進行裝裱，不但親自以其獨特的「瘦金體」題寫標籤，也要求固定的裝幀與鈐印格式，世稱「宣和裝」。[58] 另外，後世書畫裝裱中，也有所謂的「宣和裝」樣式，又名「宋式裱」。[59] 這種對於特定收藏制度與裝幀樣式的推求，不但見於稍後南宋的「紹興裝」，[60] 也出現在本文討論的清代乾隆朝。

清內府的書畫收藏集歷代官私收藏之大成，不僅囊括了晉唐以來歷代法書名畫，也增加了清代皇帝與宗室臣工的書畫。乾隆朝開始進行系統性的編纂計畫，由編纂人員各自負責整理不同宮室之收藏，進行篩選再有所剔出，最後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形成了有關入藏、鑑別、用印、分級、裝裱、存放的一系列制度。[61] 其中收入一般書畫的《石渠寶笈》共有三編，《石渠寶笈．初編》從乾隆九年（1744）二月編纂至十年（1745）十月，期間相隔四十多年，才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開始編纂《石渠寶笈．續編》，至五十八年（1793）編成；而《石渠寶笈．三編》則是清高宗之後繼任的清仁宗於嘉慶二十年（1815）二月至二十一年（1816）閏六月派員編成。[62]「宋花邊」在文獻與作品中大量出現的時間，與《石渠寶笈．續編》編纂籌備的階段吻合，因此有可能與該收藏清冊有所關聯。

在官方編纂持續進行下，對裝裱工程需求極高，乾隆朝內府造辦處遂將江南地區的裝裱工匠、材料等移置宮廷，大規模改裝內府舊藏，將之轉化成內府欽定的裝裱樣式，[63] 而裝裱形式也蘊藏著皇帝個人對書畫的品評標準與重視程度。例如，乾隆內府對於上等書畫的裝裱與保存有一定步驟，除了重新裝裱，亦將之配

58 宣和內府裝潢書畫格式並無文獻可考，目前可見北宋「宣和裝」部分原物的原裝形式，有：外邊錦包首、裏邊花綾天頭、下接黃絹前隔水、中間為書畫本幅，更後為黃卷後隔水，末為白「高麗」牋尾紙。詳見徐邦達，〈宋金內府書畫的裝潢標題藏印合考〉，《美術研究》，1981 年 1 期，頁 83；徐邦達，〈書畫裝潢的形制〉，《中國書畫》，2011 年 11 期，頁 59。

59 寧剛，〈淺談書畫裝裱藝術中的「宋式裱」〉，《四川文物》，1986 年 3 期，頁 75-78。

60 南宋末周密（1232-1298）《雲煙過眼錄》與《齊東野語》對「紹興裝」的形式有相關敘述，詳見徐邦達，〈宋金內府書畫的裝潢標題藏印合考〉，頁 83-85；穆棣，〈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墨跡考辨——兼論宋周密所記之典型「紹興御府書畫式」〉，《中國書法》，2016 年 23 期，頁 119、122。

61 薛永年，〈《石渠寶笈》與書畫鑒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 年 8 期，頁 73-82。

62 劉迪，〈《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4 期（2009.7），頁 94-100。

63 傅東光，〈乾隆內府書畫裝潢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 年 2 期，頁 121-140。

袱、囊匣、簽子、玉彆等。[64] 在《石渠寶笈．初編》中乾隆內府的書畫被分為兩等，但《續編》與《三編》中書畫不再被分等；[65] 然而，帶有「宋花邊」作品的裝裱程序與《初編》中對上等書畫的裝裱形式極為類似，可以做為《續編》中等級品評的參考。

（二）帶有「宋花邊」的作品收入《石渠寶笈》的狀況

前述《活計檔》中帶「宋花邊」的紀錄共有一百三十一筆，若加上「宋花」、「宋邊花」、「松花邊」，可增至一百三十八筆。而目前尋得現存作品帶「宋花邊」者，共有書畫十七件（附錄四），扣除與文獻重疊的四件作品：乾隆皇帝御筆〈哀明陵三十韻〉、〈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喇嘛說〉與〈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共有一百五十一筆資料；若能將作品名稱與《石渠寶笈》目錄比對，即能得知「宋花邊」與清高宗收藏行為的關係。然而，前文已提及，根據《活計檔》敘述，無法明確得知所有作品的名稱，而收入《石渠寶笈》皆是書畫作品，加飾「宋花邊」之「匾額」或「白玉觀音背光」等工藝器物類自然不在其中。除此之外，《石渠寶笈》乃是登記狹義的內府——紫禁城宮中所藏作品，行宮等處不在此列，而《活計檔》或現存作品帶有「宋花邊」者，部分並不藏於內府宮中，如《活計檔》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附錄一：18）與五十七年七月（附錄一：23）各有作品送往蘇州行宮與避暑山莊，當然也並非《石渠寶笈》所收錄。因此，若欲知帶有「宋花邊」的一百五十一筆資料收入《石渠寶笈》的狀況，必須扣除「不知所指」與「非書畫」，以及「非宮中所藏」等一百件作品。將《活計檔》中帶「宋花邊」的五十一件作品整理成附錄三，而目前所見帶「宋花邊」的作品十七件整理為附錄四，可知這些作品幾乎全數收入《石渠寶笈》，而且是在《石渠寶笈．續編》之列。

再進一步觀察，《活計檔》關於「宋花邊」最早的紀錄始於十一年（1746），現存作品中「宋花邊」最早出現於乾隆九年（1744）張鵬翀所繪〈秋湖夜泛圖〉之引首；當時清高宗還在編纂《石渠寶笈．初編》，〈秋湖夜泛圖〉雖帶有「宋花邊」，但並未配上包首、紫檀木匣、玉彆子等，且「宋花邊」裝飾分佈於挑山、對子或匾額等處，顯示「宋花邊」尚未有系統化的標誌性機制，甚至一度消失在乾

64 張震，〈乾隆內府日常書畫分等制度初探——以幾個書畫鑒藏的典型實例為中心〉，《明清論叢》，2014 年 2 期，頁 468-470。

65 薛永年，〈《石渠寶笈》與書畫鑒藏〉，頁 77。

隆中期《活計檔》紀錄之中。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之後，《石渠寶笈．續編》很有可能開始加緊整備，同時間《活計檔》對於「宋花邊」的記載越來越多；收入《石渠寶笈．續編》的作品，絕大部分在該書編纂完成之前，就被送到蘇州，一律加以同類式的裝裱——包括「宋花邊」；換句話說，「宋花邊」的製作，實與《石渠寶笈．續編》的編纂過程有密切的關係。而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石渠寶笈．續編》編成之後，清高宗又親自為其作序——即〈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且命人在前引首大字「鑒存游藝」周圍畫「宋花邊」，這也強化了「宋花邊」與《石渠寶笈．續編》間的聯繫。而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三年間，「宋花邊」持續出現，不只顯示了即將退位或歸政後的乾隆皇帝，仍然對於「宋花邊」的運作與機制有所影響，也為之後《石渠寶笈．三編》的編纂鋪墊了基石。[66]

（三）「宋花邊」裝飾形式的意義

有了以上對於「宋花邊」製作脈絡與背景的定位，就有機會更深入「宋花邊」形式的意義。「宋花邊」如同中國固有的裝飾傳統如佛像背光、碑刻或墓誌、開光邊飾、版畫邊飾等，都有強調與裝飾的效果，不同的是，「宋花邊」的「內框」與「外框」紋飾，在視覺直觀上與牌匾相當類似。事實上，《活計檔》中「宋花邊」最初出現的年代：乾隆十一年六月（附錄一：1）、十二年一月（附錄一：3）與二月（附錄一：4），分別都有將「宋花邊」裝飾在「匾文」的紀錄，[67] 因此，使用「宋花邊」極可能是要模擬匾額的邊框樣式。再者，從清高宗所提的諸多引首看來，引首可能扮演著總評書畫作品的角色，對如何欣賞該文物，提供了最需注意的切入點；而「宋花邊」施繪所造成的框界效果，也有異於書畫前引首大字邊界不施裝飾的傳統，在引首大字作品周圍描繪「宋花邊」，就如同給作品頒贈匾額一般。然而，「頒匾」行為通常是給「人」的嘉許，為何要頒匾給書畫作品呢？回歸到帝王賞愛作品的行為，也許就可解釋得通了。

---

66 依據《三編》凡例所述，當嘉慶二十年（1815）開始著手編纂《三編》時，若清高宗與清仁宗在作品上同時題字將會從中擇一，且通常以清高宗為主。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頁 5-6。因部分帶「宋花邊」的作品也被收入《三編》，這些帶有「宋花邊」的作品，可能也是當時擇選的重要標誌。

67 有關清宮匾額是否帶「宋花邊」式，筆者於 2017 年 9 月 21 日拜訪北京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張淑嫻博士，詢問北京故宮現存匾額邊飾狀況，張博士表示，為利保存與修復，許多清宮匾額現已取下並安置庫房，而目前數位系統尚未完全建置，無法全數檢索。筆者查閱目前出版相關書籍，如楊新編著，《故宮聯匾導讀》（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李文君，《紫禁城八百楹聯匾額通解》（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書中所附紫禁城內匾聯圖片，皆無「宋花邊」類似圖樣，日後將持續檢索並補充。

清代題跋的特色之一即是擬人化歌頌，觀察一些臣下在重要作品的集體題跋唱和，往往將作品擬人化，把皇家系統的接納擬喻為受到皇帝的賞識拔擢，猶如賢臣之終遇明主；例如王羲之（303-361）〈快雪時晴帖〉（圖 37-1），題跋中就有「右軍書為千古藝林神品，得逢稽古右文之主」（圖 37-2）。當一個人受到皇帝認可褒獎時，也會有賜匾、賜字如堂號、牌坊等等。事實上，被收入《石渠寶笈》的書畫作品已是皇家保證的品質之作，皇帝再下令描繪「宋花邊」，也許就是對該作品的最高榮譽。然而，帶有「宋花邊」的作品大多數是乾隆皇帝自己的作品，也許對乾隆皇帝而言，他的作品配得「引首如牌匾」的高度讚譽。在此也必須說明，收入《石渠寶笈．續編》的作品中，亦有乾隆皇帝題書引首大字但不帶「宋花邊」之例，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惲壽平（1633-1690）〈畫山水冊〉（圖 38）、[68] 清陳書（1660-1736）〈雜畫冊〉（圖 39）、[69]〈唐宋元畫集錦冊〉（圖 40）[70] 等；如何看待這些作品，也許還是要回到乾隆皇帝身處的環境和位置。

圍繞在乾隆皇帝身邊的書畫珍異不少，且他自身也寫下了後人望塵莫及的巨量詩文。在數量龐大的作品中，若要展示他對特定作品群的重視，自然只能在擇選數量上相對節制。因此，作品的裝幀狀況如何、有無乾隆皇帝親筆引首，到引首是否加上「宋花邊」，三者的「工序」乃是疊加關係，這種細節也具體而微地展現乾隆宮廷擇選作品入皇家典藏的動態過程。我們不能否定乾隆對於未加「宋花邊」之作品的愛賞，但呈現在相對更為珍視的狀況下，乾隆皇帝才會敕命增加新「工序」，對其得意之作加以裝飾、表彰，增添花環般的光彩。

七、結語

本文以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宋花邊」一詞切入，經由對照實物得知其具體樣貌，並發現「宋花邊」最初曾裝飾於平面或立體作品，在乾隆朝後期則特定作為宮廷書畫前清高宗御筆引首大字的邊飾，給予作品宛如「牌匾」般的點評與讚美；一方面，「宋花邊」顯示了乾隆朝宮廷內多種資源與多種工藝技巧匯集的狀況，清高宗得以任意取用組合、移轉，運用在各種藝術形式，或者以不同藝術形式呈現——如緙絲「宋花邊」；另一方面，即便「宋花邊」只是宮廷藝術中的小細

68（清）王杰、董誥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冊 5，〈寧壽宮〉，頁 2882。
69（清）王杰、董誥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冊 3，〈重華宮〉，頁 1750。
70（清）王杰、董誥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冊 2，〈養心殿〉，頁 1107-1110。

節，卻能顯示出乾隆皇帝在長期間內如何一步步建構帝王的收藏，並展現他個人的取向與歷史定位。

特別在漢人文化中，書畫是最精緻的藝術形式，也是文人菁英的重要標誌。為了能在其中彰顯自己，宋太宗趙光義（939-997；976-997 在位）組織刊刻的《淳化閣帖》，其編排即是將皇帝的書蹟置於首，而真正屬於書法藝術精萃的二王東晉風流，卻在最後別為專章。[71] 長期浸潤其中的清高宗自然也有所作為，他在所有皇帝的書畫作品都鈐印了「石渠寶笈所藏」之章，以示與其他作品有別。[72]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還選擇將隨著書畫整編、裝裱而漸漸成熟的「宋花邊」作為書畫評等的標誌之一，並讓他本人的書畫能在其中獲得比較高的位階。因此，以往未被人注意的「宋花邊」，其實在乾隆皇帝主導的書畫鑑藏制度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是在乾隆皇帝晚期總結個人功業與歷史地位之脈絡下的呈現。

〔後記〕本文初次發表於 2015 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之「激盪與新生——亞歐文化藝術的交流」九十周年院慶暨兩岸故宮第五屆學術研討會，特別感謝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講座教授與施靜菲教授的指導。又，今年承蒙潘思源先生獎助計畫支持前往中國，並得力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田藝珉博士與孫悅先生協助搜查資料，才能完備文中例證。最後要向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表達謝忱，然文責全由本人承擔。

71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72（清）王杰、董誥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頁 4。

附錄一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的「宋花邊」文獻節錄

項次	時間	單位	事由	作品名稱	備註
1	乾隆十一年六月	裱作	初六日，太監胡明持來首領鄭愛貴、文旦交御筆宣紙畫宋花邊智仁山水德匾文一張、御筆宣紙畫宋花邊挑山一張、御筆宣紙畫宋花邊對子一副，傳旨：將匾著做一塊玉匾一面，其挑山對子托紙糊，在樂安和壁子上，欽此。於本月初十日，司庫白世秀將托得紙御筆宣紙畫宋花邊挑山一張、對一副，持進樂安和貼訖。於七月初二時，將御筆宣紙畫宋花邊，持進香山致遠齋掛訖。	御筆宣紙智仁山水德匾文、御筆宣紙挑山、御筆宣紙對子	
2	乾隆十一年九月	畫作	初八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出外隔內時，人手卷十二卷，引首上著畫宋花邊宋花心，欽此。於十二月初三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小手卷十二卷引首上俱畫得宋花邊宋花心，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3	乾隆十二年一月	木作	二十六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怡情書史西近間着做畫禪室匾一面，先畫樣呈覽，或宋花邊或藍綾邊，准時交懋勤殿寫字，欽此。於本月二十九日，七品首領薩木哈畫得宋花邊，並貼得藍綾邊匾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做藍綾邊，欽此。	怡情書史西近間着做畫禪室匾	
4	乾隆十二年二月	裱作	初八日，太監張良棟來說：首領文旦交御筆宣紙三友軒匾文一張、御筆宣紙挑山一張、蔣溥等三人合畫一張，傳旨：將三友軒匾文畫宋花邊外鑲藍綾邊貼用，其挑山並畫托紙鑲藍綾邊貼用，欽此。	御筆宣紙三友軒匾文	
5	乾隆十二年五月	秘殿珠林	初八日，太監張國祥來說：首領文旦交御筆藏經紙斗方一張，傳旨：着交薩木哈，畫五分藍色宋花邊，欽此。於本月初十日，太監張國祥將畫得五分藍色宋花邊藏經紙斗方一張持去訖。	御筆藏經紙斗方	
6	乾隆十二年十月	裱作	十四日，太監張國祥持來首領文旦交白宣紙挑山一張、對一副，俱有漬點，傳旨：着畫宋花邊兩道，中心滿畫宋花，做一塊玉掛屏掛對，欽此。於本月二十三日，副催總強錫將做得畫宋邊一塊，玉掛屏一件，掛對一副，持進在昭仁殿後殿安掛迄。	白宣紙挑山	
7	乾隆十二年十月	裱作	初五日，太監張國祥來說：首領鄭愛貴文旦交御筆宣紙大橫披一張、傳旨：着畫紫色宋花邊托高麗紙貼落，欽此。	御筆宣紙大橫披	

項次	時間	單位	事由	作品名稱	備註
8	乾隆十二年十月	裱作	二十八日，太監張國祥來說：首領鄭愛貴文旦交御筆宣紙百韻詩橫披七張，傳旨：着畫綠色藍色宋花邊、文錦邊二寸，在外用高麗紙托貼，欽此。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太監張國祥將托得御筆百韻詩橫披一張、畫得花邊鑲錦邊持去訖。	御筆宣紙百韻詩橫披七張	
9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	裱作	二十日，太監張國祥來說：首領文旦交御筆宣紙字一張、傳旨：着畫藍色宋花邊托紙托，欽此。於本月二十一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托得御筆宣紙字一張、畫得藍色花邊，持進交太監胡世傑進訖。	御筆宣紙字	
10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	畫院處	初一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白宣紙橫披一張，傳旨：着週圍畫宋花邊，欽此。于本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畫得單邊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照番草樣花邊用泥金細緻裡畫，欽此。於本月初六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畫得白宣紙橫披一張畫得邊，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迄。	白宣紙橫披	
11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	畫院處	初一日，太監張國祥來說：首領文旦交白宣紙大挑山一張、對子一副，傳旨：着畫宋花邊兩道，欽此。於本月初八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宣紙挑山一張、對一副，畫得白描花邊，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迄。	白宣紙大挑山	
12	乾隆十三年六月	裱作	十二日，七品首領文旦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磁青紙金字經一頁、白紙經一頁，傳旨：着照白紙經尺寸做法用磁青紙做一百五十頁、泥剔泥金隻線內畫宋花邊，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於本月十四日，司庫白世秀將畫得花邊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欽此。	磁青紙金字經	
13	乾隆十三年閏七月	裱作	初七日，太監劉成來說：首領文旦交御筆心畫花邊紫檀木邊掛屏一件、掛對一副，御筆心畫花邊紫檀木掛屏一件、掛對一副，御筆宣紙挑山二張、對二副，傳旨：將掛屏掛對的字，俱起下挑山上下白子放出來，交劉滄洲在行宮看地方貼，將新交出挑山對字，一分畫藍色八分單宋花邊，一分畫綠色八分單宋花邊，糊上仍掛在原處，欽此。	御筆宣紙挑山二張	

項次	時間	單位	事由	作品名稱	備註
14	乾隆十四年四月	木作	十八日，太監劉成來說：首領文旦交御筆字宣紙橫披一張（樂安和明間花簾罩內東墻格頂，淨高二尺八寸，寬三尺二寸）、董邦達宣紙畫一張（係西墻格頂）。傳旨：着將宣紙字橫披週圍畫一寸二分寬紫色宋花邊，各做一塊玉璧子，欽此。	御筆字宣紙橫披	
15	乾隆十五年三月	廣木作	十二日，員外郎白世秀司庫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白玉觀音一尊有缺，傳旨：將觀音上缺處着姚宗仁收拾好，再照靜怡軒現供觀音龕樣，配龕安供，欽此。於本月十六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白玉觀音不必配龕，着配蓮花座上安獨扇屏風背光，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於本月二十三日員外郎白世秀司庫達子將做得蓮花座上安獨扇屏風背光合牌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背光照樣准作紫檀木邊楠木心前面糊藏經紙，中畫烏絲烏絲，外畫宋花邊，中寫御筆字，後面亦糊藏經紙，着董邦達畫畫，其蓮花座着雕出蓮花瓣，內勾金道，欽此。於本月二十四日，員外郎白世秀司庫達子將畫得佛禺背光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大線着染紫色，小線染藍色，北花文着畫綠色宋花邊，欽此。	白玉觀音	
16	乾隆十五年四月	畫院處	十七日，員外郎白世秀司庫達子來說：太監如意傳旨：蓬島瑤台現掛御筆畫宋花邊對一副，着在本花紋上添紫、綠、藍三色，其柳縐處收什平，欽此。	御筆畫宋花邊對	
17	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	如意館	初三日，接得郎中德魁員外郎李文照押帖一件，內開十一月二十三日首領董五經交：御筆引首字一張、宋院本金陵圖手卷一卷、御筆宣德描金粉箋紙字一張，傳旨：引首字週圍畫七分宋花邊，換表金陵圖手卷上引首御筆粉箋紙本表手卷，欽此。	御筆引首字一張	
18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	行文房	十一月初一日，庫掌大達色，催長舒興金江來說：太監鄂魯里交御筆宋紙前引四大字七佛偈字橫披一張、隨簽子本文一件彆子紙樣一件，傳旨：交蘇州織造四德裱做手卷一卷，要天鹿錦包首隨玉彆錦袱紫檀木雕龍匣面簽要銀片字，其前引大字本文上畫宋花邊，得時不必發來，俟南巡時再呈進，欽此。于於四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蘇州織造四德將裱做得御筆手卷一卷隨袱彆匣在蘇州行宮呈進訖。	御筆宋紙佛偈字橫披	

項次	時間	單位	事由	作品名稱	備註
19	乾隆五十年三月	行文	三十日，太監王連城來說：首領張進喜交御筆白箋紙哀明陵三十韻字橫披一張，隨前引首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簽字本文二條彆子紙樣一張、傳旨：發往蘇州裱做手卷一卷，配緙絲龍包首雕龍紫檀木匣隨袱彆，其引首大字週圍畫宋花邊，欽此。於五十一年三月三十日，蘇州送到裱做手卷一卷，隨緙系龍包首玉彆錦袱匣呈進，交懋勤殿訖。	御筆哀明陵三十韻字	
20	乾隆五十年四月	行文	十七日，太監王連城來說：首領張進喜交御筆白箋紙字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字橫披一張、前引首大字本文一張、簽字本文二條玉彆紙樣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傳旨：交蘇州織造四德裱做手卷一卷，隨緙絲金龍包首玉彆錦袱紫檀木雕龍匣，其引首大字週圍畫宋花邊，欽此。於五十年九月十一日蘇州，送到裱做手卷一卷，緙絲龍包首玉彆錦袱紫檀木匣呈進，交懋勤殿訖。	御筆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	
21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	行文	初十日首領張進喜交御筆宣紙字畫橫披一張，隨宣紙絜矩天民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御筆仿李迪雞雛詩（待）飼圖並題什簽字二條，玉彆紙樣一張，傳旨：着交蘇州織（造）四德裱做手卷一卷，要緙絲金龍包首配袱彆做匣，其前引首本身週圍畫宋花邊，欽此。於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州送到裱做手卷一卷，隨袱彆匣呈進，交懋勤殿訖。	御筆仿李迪雞雛待飼圖	
22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	行文房	初六日太監梅進寶來說：總管張進喜交御筆宣紙墨雲室記並李廷珪古墨歌字橫披本文一張，前面隨澤古怡情前引首四大字本文，著色古墨樣　後尾印用八徵耄念之寶，宣紙臣工詩本文一張裱做手卷，分位紙樣一卷，隨包首紙樣、簽子本文二條、彆子紙樣一件、御筆宣紙墨雲室記並李廷珪古墨歌字橫披本文一張，前面隨澤古怡情前引首四大字本文，著色古墨樣。傳旨：發往蘇州，按手卷紙樣分位裱做手卷二卷，要緙絲金龍包首，配袱彆，做匣。將臣工詩本文托裱在有八徵耄念之寶御筆本文之後。其前引首大字週圍不必畫宋花邊。欽此。于五十六年八月初二日，將蘇州送到裱做墨雲室手卷二卷呈進，交懋勤殿訖。	御筆宣紙墨雲室記並李廷珪古墨歌字橫披	

項次	時間	單位	事由	作品名稱	備註
23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	熱河隨圍寄京信帖	七月初七日，接得蘇坐坐京家人持來信帖，內開六月二十三日總管張進喜交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避暑山莊後序簽字樣二條，隨色首玉彆錦袱樣。傳旨：發往蘇州裱做手卷一卷，要緯絲金龍包首其玉彆錦袱雕龍匣並宋花邊俱照前辦做式樣辦做送來，欽此。於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將蘇州送到裱做手卷一卷，隨袱彆匣呈進，交懋勤殿用寶帶往熱河訖。	避暑山莊後序	
24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	行文	二十六日太監梅進寶來說：總管張進喜交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宣紙理衷實錢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彆子紙樣一張，御筆書隋文帝改元事簽字本文二條，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宣紙從俗布公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彆子紙樣一張，御筆喇嘛說簽字本文二條。傳旨：發往蘇州裱做手卷二卷，要緯系金龍包首配袱彆做匣其前引首四大字週圍畫一寸宋花邊，欽此。於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蘇州送到裱做隋文帝改元事手卷一卷，喇嘛說手卷一卷，各隨玉彆錦袱雕龍匣呈進，交懋勤殿用實收貯訖。	御筆喇嘛說卷	有緯絲版本
25	乾隆五十八年二月	行文房	二十八日太監梅進寶來說：總管張進喜交御筆白箋紙字橫披一張，宣紙職思祈佑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彆子紙樣一件，御筆宣紙十全老人之寶說簽字本文二條，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宣紙綏邊經制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彆子紙樣一件，御筆宣紙福康安等奏西藏善後事宜詩誌顛末得四十韻簽字本文二條。傳旨：俱交蘇州織造五德裱做手卷二卷，要緯絲金龍包首玉彆錦袱做雕龍紫檀木匣其前引首四大字本文週圍廂一寸寬宋花邊，欽此。於八月二十八日將送到手卷二卷，隨彆袱匣呈進，交懋勤殿養性殿各一卷訖。	宣紙職思祈佑	有緯絲版本

項次	時間	單位	事由	作品名稱	備註
26	乾隆五十八年四月	行文	初九日太監梅進寶來說：總管張進喜交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御筆兵部奏凱旋兵丁至京由驛各歸本地營伍紀事簽字本文二條、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宣紙誥戍審要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彆子紙樣一張、御筆兵部奏凱旋兵丁至京由驛各歸本地營伍紀事簽字本文二條、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御筆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簽字本文二條、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宣紙鑒存游藝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彆子紙樣一件，御筆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芨（笈）序簽字本文二條。傳旨：俱交蘇州織造五德裱做手卷四卷要緙絲金龍包首玉彆錦袱做匣其前引首四大字本文週圍畫一寸寬宋花邊，欽此。于本年九月二十九日蘇州送到裱做手卷四卷各隨玉彆錦袱刁龍匣呈進，交懋勤展熱河各二卷訖。	御筆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	有緙絲版本
27	嘉慶三年二月	行文房	十二日太監劉安慶來說總管張進喜交御筆黃箋紙字橫披一張，隨包首紙樣一張，彆子紙樣一件，御筆勒保等奏剿淨川省萬縣賊匪報至明亮等追剿陝境竄匪亦有捷報詩以誌事簽子本文二條，宣紙首捷楊威前引首四大字本文一張，傳旨：發往蘇州裱做手卷一卷，要緙絲金龍包首配錦彆做匣，其前引首四大字本文週圍畫一寸寬宋花邊，欽此。於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蘇州送到裱做手卷一卷呈進，交圓明園四得堂訖。	御筆勒保等奏剿淨川省萬縣賊匪報至明亮等追剿陝境竄匪亦有捷報詩以誌事	

附錄二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的「松花邊」文獻

項次	時間	記錄單位	事由	作品名稱
1	乾隆十一年三月	裱作	二十二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畫得挑山對子花邊紙樣一副，持近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俱准畫白描松花邊，鑲藍綾一寸，欽此。於又三月二十七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條山對子俱畫得白描松花邊鑲藍綾邊持進交訖。	挑山對子
2	乾隆十一年三月	裱作	三十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御筆覺生寺大鐘歌橫披一張，傳旨：著畫松花白描邊，其烏絲輕了，得時交懋勤殿將鎢絲畫重些，欽此。於五月十九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畫得松花白描邊大鐘歌橫披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御筆覺生寺大鐘歌橫披
3	乾隆十一年七月	畫作	初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御筆黃絹對一副，傳旨：着畫藍色一寸五分寬松花邊，欽此。於本月初九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御筆黃絹對一副，畫得藍色邊，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御筆黃絹對一副
4	乾隆十一年八月	畫作	三十日，太監張國良、梁棟來說：首領文旦交御筆含經味道宣紙匾文一張、宣紙對一副，傳旨：着畫藍松花邊，做一塊玉璧子匾，對其對子安悶丁護眼，欽此。	御筆含經味道宣紙匾文
5	乾隆十一年九月	畫作	初二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惇敘殿東墻周圍著糊錦邊，內畫松花邊，先放大樣呈覽，准時著翰林寫字，欽此。於本月初四日，司庫白世秀將畫得放大樣糊文錦大邊裡外花邊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大邊准二寸寬糊文錦裡外花邊准紫綠色白子個六分黑烏絲，欽此。於十月初三日副催總強錫將做得鑲文錦畫花邊白絹大字一張，持赴瀛臺惇敘殿貼訖。	惇敘殿東墻周圍

附錄三 《活計檔》記載配飾「宋花邊」作品收入《石渠寶笈》的狀況

項次	時間	單位	單位	收入《石渠》頁數	收藏處
1	乾隆十一年三月	裱作	御筆覺生寺大鐘歌橫披	續編 2284	寧壽宮
2	乾隆十四年十月	蘇州	御筆秋山亭子小手卷	續編 3761	九州清晏
3	乾隆二十年五月	記事錄	御筆中秋帖子詞	續編記有 11、12、14、16、18、21、22、24、25、47，未能確定是何者。	
4	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	如意館	御筆引首院本金陵圖	續編 1542	重華宮
5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	行文	御筆灤河水源考	續編 1368	重華宮
6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	行文	御筆黃箋紙熱河考	續編 2388	寧壽宮
7	乾隆五十年三月	行文	御筆讀召誥藏經紙	續編 2526	寧壽宮
8	乾隆五十年三月	行文	御筆哀明陵三十韻字	續編 1415	重華宮
9	乾隆五十年四月	行文	御筆白箋紙字歷代帝王廟禮成恭祀	續編 2523	寧壽宮
10	乾隆五十年四月	行文	御筆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	續編 2523	寧壽宮
11	乾隆五十年十一月	行文	御筆真定隆興寺五次禮大佛詩	續編 2568	寧壽宮
12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	行文	御筆涿鹿行疊韻詩十首	續編 1418	重華宮
13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	行文	御筆做高克恭山村圖	續編 3871	慎修思永
14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	行文	御筆黃箋紙書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事字	續編 1428	重華宮
15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	行文	御筆大宛馬歌字橫披	續編 1425	重華宮
16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	行文	御筆藏經紙字橫披一張	續編 225	乾清宮
17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	行文	御筆宣紙字橫披	續編 3788	九州清晏
18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	行文	御筆黃箋紙夢辨字	續編 3540	懋勤殿
19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	行文	御筆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庭翰林等	續編 2548	寧壽宮
20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	如意館	御筆福康安奏報諸賊開通諸羅並進攻斗六門賊勢潰散信至詩以誌慰因改賜諸羅縣名為嘉義用旌士民守城之善字橫披	續編 232	乾清宮
21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	如意館	御筆福康安奏報攻克大里杙賊巢詩以誌事字橫披	續編 1439	重華宮

項次	時間	單位	單位	收入《石渠》頁數	收藏處
22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	如意館	御筆福康安奏報攻剿小半天山賊匪並圍截賊首詩以誌事字橫披	續編 2547	寧壽宮
23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	如意館	御筆福康安摺奏生擒逆首林爽文詩以誌事字橫披	續編 1440	重華宮
24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	行文	御筆再題樂律全書簽字	續編 234	乾清宮
25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	行文	御筆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續編 1443	重華宮
26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	熱河	御筆宣紙賜凱旋將軍福康安恭贊海蘭察等晏即席成什	續編 1445	重華宮
27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	行文	御筆仿李迪雞雛待飼圖	續編 1447	重華宮
28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	如意館	御筆蘇楊論字	續編 3897	雙鶴齋
29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	行文	御筆黃箋紙孫士毅奏報克復黎城復封黎維祁為安南國王詩以誌喜字橫披	續編 237	乾清宮
30	乾隆五十四年一月	行文	御筆降旨命孫士毅班師凱旋詩以誌事	續編 2553	寧壽宮
31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	行文	御臨吳琚尺牘應識	續編 240 或 3477	乾清宮或弘德殿
32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	行文	御筆安南始末事記	續編 1449 或 1451	重華宮
33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	行文	御筆八徵耄念之寶記	續編 246	寧壽宮
34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	行文	御筆已酉木蘭秋獮詩五首	續編 2556	寧壽宮
35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	行文	御筆重排石鼓文再題石鼓詩簽字本文二條	續編 1452	重華宮
36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	行文	御筆涇清渭濁紀實	續編 1457	重華宮
37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	熱河	御筆宣紙五福五代常匾本文	續編 2515	寧壽宮
38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	行文	御筆黃箋紙四得論字橫披	續編 249	乾清宮
39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	行文	御筆黃箋紙四得續論字橫披	續編 250	乾清宮
40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	行文房	御筆正陽橋流渠記簽子本文	續編 1464	重華宮
41	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	行文房	御筆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張簽字本文	續編 2361	寧壽宮

項次	時間	單位	單位	收入《石渠》頁數	收藏處
42	乾隆五十七年一月	行文	御筆德日新宣示志二律	續編 1466	重華宮
43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	行文	御筆圭渭說簽字本文一條，御筆黃箋紙摺圭說字橫披一張	續編 254 或 256	乾清宮
44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	行文	御筆反蘇試（軾）超然臺記說	續編 1466	重華宮
45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	行文	御筆復古說	續編 258	乾清宮
46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	行文房	御筆黃淺紙卜筮說	續編 262	乾清宮
47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	行文	御筆十全記	續編 2575	寧壽宮
48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	行文	二張御筆修德修刑論	續編 2579	寧壽宮
49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	行文	御筆喇嘛說卷	續編 2581	寧壽宮
50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	行文	御筆池上居三首一韻	續編 2584	寧壽宮
51	乾隆五十九年九月	行文房	御筆西藏善後事宜詩並喇嘛說	續編 2581	寧壽宮

附錄四　目前已知配飾「宋花邊」的作品

項次	時間	藏地	作品名稱	收入《石渠》頁數／收藏處	風格／圖版
1	乾隆九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	清張鵬翀〈秋湖夜泛圖〉	續編 3830／圓明園等處	形制相同，但描繪遲滯生澀／圖 23
2	乾隆十一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臨燕肅秋山晚靄圖卷〉	續編 848／養心殿	卷草的葉莖採雙鉤方式／圖 15
3	乾隆十一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行書三希堂記卷〉	續編 3762／九州清宴	外框卷草的葉莖採雙鉤方式，無內框／圖 19
4	乾隆十二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	清丁觀鵬〈臨元人四孝圖卷〉	續編 3026／寧壽宮	形制相同，但描繪遲滯生澀，出現蓮蓬與蓮苞紋樣／圖 24
5	乾隆十二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	清胡桂〈繪御書隆福寺行宮六景詩圖卷〉	未入石渠／淳化軒	外框卷草的葉莖採雙鉤方式，無內框／圖 20
6	乾隆十九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摹唐寅事茗圖卷〉	續編 3445-3447／弘德殿	標準宋花邊／圖 12
7	乾隆二十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	清郎世寧〈畫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卷〉	續編 3048／寧壽宮	卷草的葉莖採雙鉤方式／圖 16
8	乾隆二十七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仿趙孟頫紅衣羅漢圖卷〉	未入石渠	卷草的葉莖採雙鉤方式／圖 17
9	乾隆二十九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行書隨安室詩卷〉	續編 2370／寧壽宮	卷草的葉莖採雙鉤方式／圖 18
10	乾隆三十五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行書學詩堂記卷〉	續編 2400／寧壽宮	外框卷草的葉莖採雙鉤方式，無內框／圖 21
11	乾隆三十七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仿倪瓚獅子林圖卷〉	三編 1190-1191／延春閣	標準「宋花邊」／圖 13
12	乾隆三十八年	五臺山人	清高宗〈白塔山記〉	續編 3869／慎修思永	標準「宋花邊」／圖 14
13	乾隆四十一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寫生花卉卷〉	三編／避暑山莊	外框卷草的葉莖採雙鉤方式，無內框／圖 22
14	乾隆五十年	五臺山人	清高宗〈哀明陵三十韻〉	續編 262／乾清宮	標準「宋花邊」／圖 5
15	乾隆五十三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仿李迪雞雛待飼圖〉	續編 1447／重華宮	標準「宋花邊」／圖 6
16	乾隆五十七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喇嘛說〉	續編 2581-2583／寧壽宮	標準「宋花邊」／圖 7
17	乾隆五十八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清高宗〈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	三編 399／乾清宮	標準「宋花邊」／圖 8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宋）李誡，《營造法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清）張照、梁詩正奉敕編，《石渠寶笈》，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清）王杰、董誥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清）英和等奉敕編，《石渠寶笈．三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卷，200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近代論著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王靜靈，〈中西藝術的交流與融合——有關丁觀鵬〈蓮座文殊〉的兩三事〉，《故宮文物月刊》，349 期，2012 年 4 月，頁 94-101。

王靜靈，〈兩岸文物的新發現——丁觀鵬《蓮座大士》小考〉，《紫禁城》，2015 年 3 期，頁 124-128。

朱啟鈐，〈樣式雷考〉，《中國營造學社匯刊》，4 卷 1 期，1933 年春季，頁 86-89。

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

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譜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2 卷 2 期，2004 年冬季，頁 133-166。

余佩瑾，《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吳兆清，〈清內務府活計檔〉，《文物》，1991 年第 3 期，頁 89-95。

吳兆清，〈清代造辦處的機構和匠役〉，《歷史檔案》，1991 年 4 期，頁 79-86、89。

李文君，《紫禁城八百楹聯匾額通解》，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阮衛萍，〈《石渠寶笈》著錄的緙絲書畫〉，《紫禁城》，2015 年第 9 期，頁 100-107。

周潤年，〈北京雍和宮御製《喇嘛說》碑文校錄考詮〉，《西藏研究》，1991 年第 3 期，頁 87-98。

易蘇昊等編，《五臺山人藏——清乾隆宮廷書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邱士華，〈雍正朝的多能之士——由《戴臨雜書畫冊》談起〉，《故宮文物月刊》，319 期，2009 年 12 月，頁 52-63。

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

徐邦達，〈宋金內府書畫的裝潢標題藏印合考〉，《美術研究》，1981 年 1 期，頁 83-85。

徐邦達，〈書畫裝潢的形制〉，《中國書畫》，2011 年 11 期，頁 59。

張震，〈乾隆內府日常書畫分等制度初探——以幾個書畫鑒藏的典型實例為中心〉，《明清論叢》，2014 年 2 期，頁 465-487。

張瓊，〈《欽定補刻端石蘭亭圖緙絲》全卷考略——兼析清高宗時期的緙絲書法〉，《中國歷史文物》，2005 年 6 期，頁 36-43。

張麗端，〈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故宮學術季刊》，24 卷 1 期，2006 年秋季，頁 45-70。

陳娟娟，〈明清宋錦〉，《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 年 4 期，頁 15-25。

陳浩星主編，《妙諦心傳：故宮珍藏藏傳佛教文物》，澳門：澳門民政署，2003。

陳浩星主編，《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澳門：澳門民政署，2002。

傅東光，〈乾隆內府書畫裝潢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2 期，頁 121-140。

嵇若昕，〈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南匠薪資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收入陳捷先、成崇德、李紀祥主編，《清史論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519-575。

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事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楊新編著，《故宮聯匾導讀》，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寧剛，〈淺談書畫裝裱藝術中的「宋式裱」〉，《四川文物》，1986 年 3 期，頁 75-78。

廖祖桂、陳慶英、周煒，〈論清朝金瓶掣簽制度〉，《中國社會科學》，1995 年 5 期，頁 165-176。

廖寶秀，《華麗彩瓷：乾隆洋彩》，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

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州南宋黃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趙豐主編，《中國絲綢通史》，江蘇：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

劉如仲，〈乾隆御筆《哀明陵三十韻》〉，收入易蘇昊等編，《五臺山人藏——清乾隆宮廷書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96-101。

劉迪，〈《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4 期，2009 年 7 月，頁 94-100。

穆棣，〈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墨跡考辨——兼論宋周密所記之典型「紹興御府書畫式」〉，《中國書法》，2016 年 23 期，頁 116-123。

薛永年，〈《石渠寶笈》與書畫鑒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 年 8 期，頁 73-82。

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2 期，2003 年冬季，頁 1-40。

蘇佳，〈淺析福州南宋黃昇墓出土的絲織品〉，《福建文博》，2009 年 4 期，頁 52-55。

圖版出處

圖 1 〈白釉嬰兒枕〉及其附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清，戴臨，〈雜書畫冊〉，冊一、冊二與其他書冊之邊沿裝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 清，丁觀鵬，〈畫蓮座文殊像軸〉及其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清，〈奇賞編〉，內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 清，高宗，〈哀明陵三十韻〉，五臺山人藏。圖版取自易蘇昊主編，《五臺山人藏清乾隆宮廷書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圖版 5。

圖 6 清，高宗，〈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圖版Ⅲ -2.20。

圖 7 清，高宗，〈喇嘛說〉，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自陳浩星主編，《妙諦心傳：故宮珍藏藏傳佛教文物》，澳門：澳門民政署，2003，圖版 105。

圖 8 清，高宗，〈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 142。

圖 9 〈乾隆款粉彩番蓮小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0 宋，李誡，《營造法式》（四庫本），格子門等腰華版第三，一卷葉、蓮荷華、蓮荷華寫生。圖版取自《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卷 32，頁 29；卷 33，頁 2-3。

圖 11 南宋，福建福州黃昇墓出土，花邊紋樣一組。圖版取自趙豐，《中國絲綢通史》，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頁 307，圖版 5-4-1。

圖 12 清，高宗，〈摹唐寅事茗圖卷〉，引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陳浩星主編，《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澳門：澳門民政署，2002，圖版 27。

圖 13 清，高宗，〈仿倪瓚獅子林圖卷〉，引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陳浩星主編，《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澳門：澳門民政署，2002，圖版 29。

圖 14 清，高宗，〈白塔山總記〉，五臺山人藏。圖版取自易蘇昊主編，《五臺山人藏清乾隆宮廷書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圖版 1-4。

圖 15 清，高宗，〈臨燕肅秋山晚靄圖卷〉，引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 220-221。

圖 16 清，郎世寧，〈畫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清，高宗，〈仿趙孟頫紅衣羅漢圖卷〉，引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筆者自攝。

圖 18 清，高宗，〈行書隨安室詩卷〉，引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 336。

圖 19 清，高宗，〈行書三希堂記卷〉，引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 312。

圖 20　清，胡桂，〈繪御書隆福寺行宮六景詩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　清，高宗，〈行書學詩堂記卷〉，引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 342。

圖 22　清，高宗，〈寫生花卉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陳浩星主編，《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澳門：澳門民政署，2002，圖版 31。

圖 23　清，張鵬翀，〈秋湖夜泛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　清，丁觀鵬，〈臨元人四孝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　清人，〈緙絲乾隆御筆喇嘛說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en.dpm.org.cn/dyx.html?path=/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9/2341/img0011.xml，檢索時間 2017 年 12 月 11 日。

圖 26　清人，〈緙絲乾隆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7　清，〈繡線乾隆書十全老人之寶說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8　清，〈繡線乾隆書十全老人之寶說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9　清，〈吉金耀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0　清，〈珍陶萃美〉，第一開「宋汝窯蟠龍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1　清，王杰，〈楷書御製觀瀑亭紀實記冊〉（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 122。

圖 32　清，董誥，〈書高宗純皇帝御製熱河文園獅子林圖詩並圖一卷〉（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 126。

圖 33　東晉，王羲之，〈七月都下二帖〉，包首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4（傳）唐，懷素，〈小草千文〉，玉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5〈清院本親蠶圖〉，包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6（傳）五代，趙幹，〈江行初雪〉，雕龍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7　東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8　清，惲壽平，〈畫山水冊〉，清高宗御題「賞以象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9　清，陳書，〈雜畫冊〉，清高宗御題「連璧」，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0〈唐宋元畫集錦冊〉，清高宗御題「紈素吉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The "Song Floral Border" in the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Workshops* of the Qianlong Reign

Weng, Yu-wen
Department of the Southern Branch Museum Affair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 art there appear many instances where items are prefaced with the character "Song 宋 ," such as "Song script," "Song brocade," "Song dragon," and "Song floral border." The form of the latter, however, is still unknown. The present study thus examines the "Song floral border" record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Workshops* and compares it with surviving artifacts to determin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finding that the period for the "Song floral border" is almost completely restricted to the reig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Gaozong; 1711-1799; r. 1736-1795). Not only does the term appear often in Emperor Gaozong's writings and his inscriptions on work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t frequently is used for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large-script frontispieces, having much to d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ins, brocades, and carved boxes in Suzhou. Finally, in *Sequel to the Treasure Coffers of the Stone Moat*, it also played an indicative role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tents for *Treasure Coffers of the Stone Moat* from the reig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perspective of "Song floral border" provides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systematic efforts at art appreciation and collecting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Keywords: Song floral border, Qing Gaozong,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Workshops*, *Treasure Coffers of the Stone Moat*, Qing dynasty court art

圖 1　〈白釉嬰兒枕〉及其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清　戴臨　雜書畫冊　冊一、冊二與其他書冊之邊沿裝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　清　丁觀鵬　〈畫蓮座文殊像軸〉及其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清　奇賞編　內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1　清　高宗　哀明陵三十韻　五臺山人藏

圖 5-2　清　高宗　哀明陵三十韻　引首　五臺山人藏

圖 5-3　清　高宗　哀明陵三十韻　引首邊沿局部　五臺山人藏

圖 6-1 清 高宗 仿李迪雞雛待飼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6-2 清 高宗 仿李迪雞雛待飼圖 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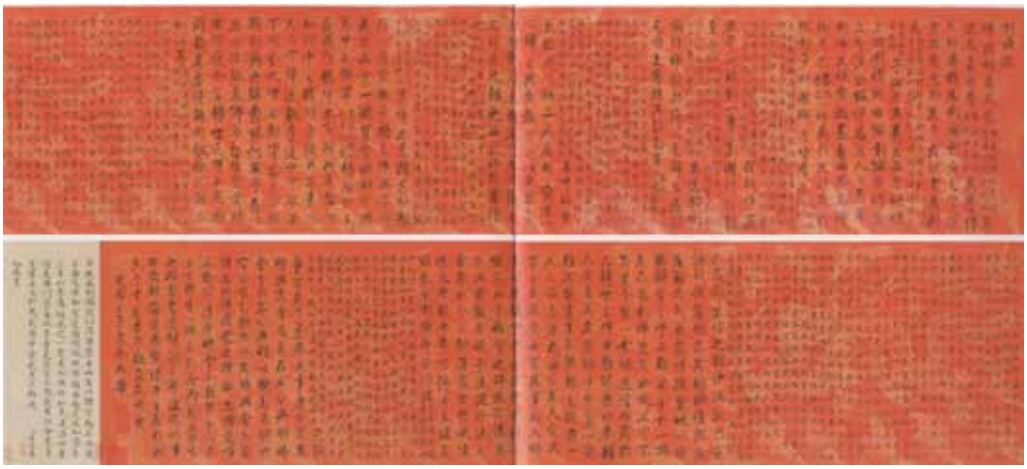


圖 7-1 清 高宗 喇嘛說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7-2　清　高宗　喇嘛說　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8-1　清　高宗　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8-2　清　高宗　行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卷　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9　乾隆款粉彩番蓮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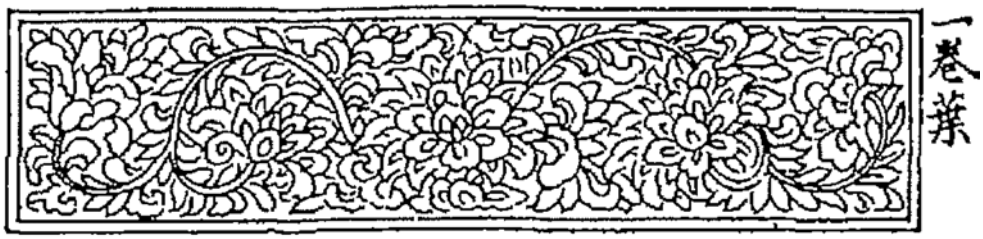


圖 10-1　宋　李誡　營造法式　四庫本　格子門等腰華版第三　一卷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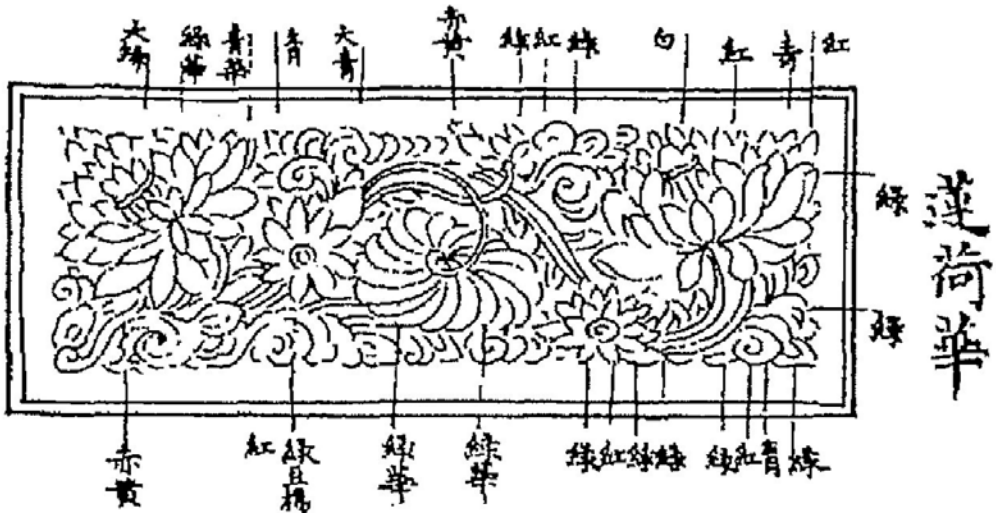


圖 10-2　宋　李誡　營造法式　四庫本　蓮荷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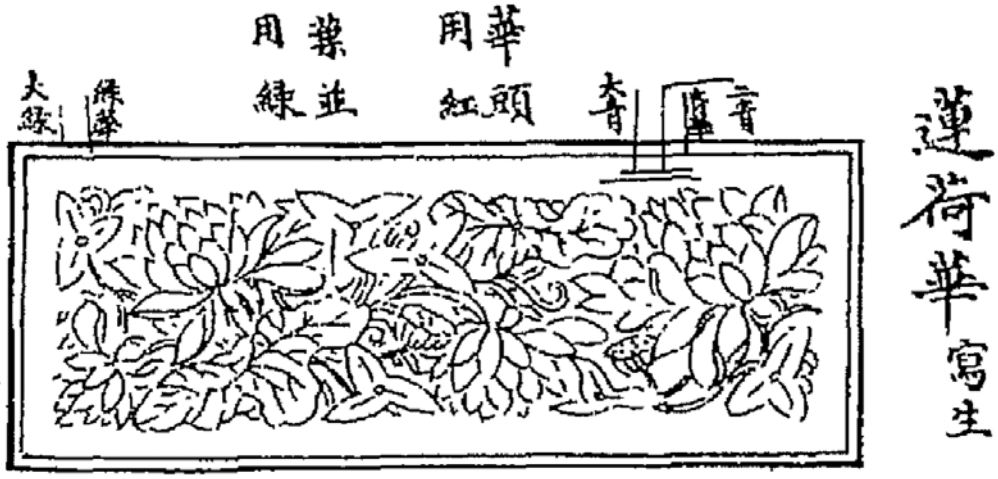


圖 10-3　宋　李誡　營造法式　四庫本　蓮荷華寫生

圖 11 南宋 福建福州黃昇墓出土 花邊紋樣一組

圖 12 清 高宗 摹唐寅事茗圖卷 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 清 高宗 仿倪瓚獅子林圖卷 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1　清　高宗　白塔山總記　五臺山人藏

圖 14-2　清　高宗　白塔山總記　引首　五臺山人藏

圖 14-3　清　高宗　白塔山總記　引首　五臺山人藏

圖 14-4 清 高宗 白塔山總記 引首 五臺山人藏

圖 14-5 清 高宗 白塔山總記 引首 五臺山人藏

圖 14-6 清 高宗 白塔山總記 引首局部 五臺山人藏

圖 15-1　清　高宗　臨燕肅秋山晚靄圖卷　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2　清　高宗　臨燕肅秋山晚靄圖卷　引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1　清　郎世寧　畫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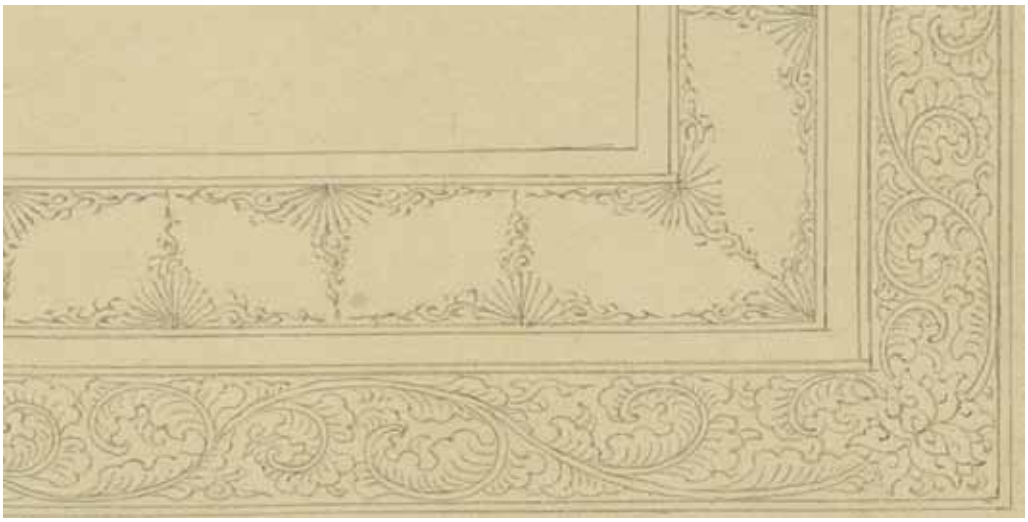


圖 16-2 清 郎世寧 畫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卷 引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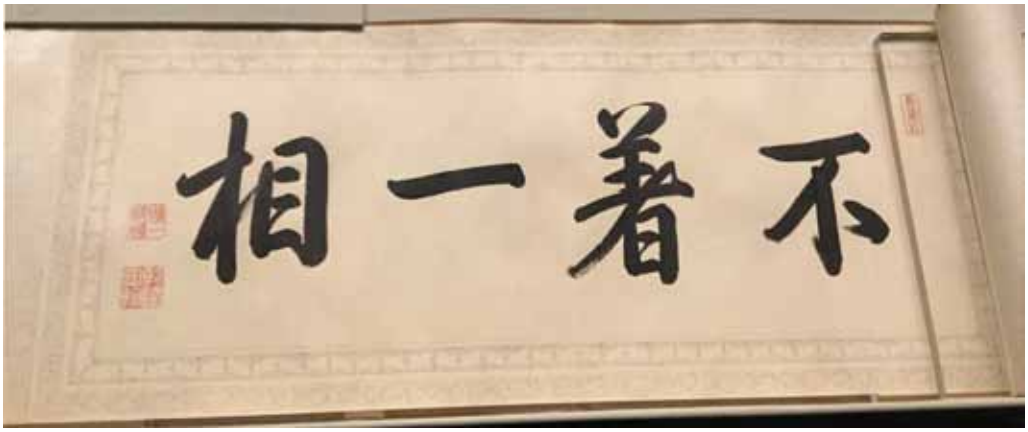


圖 17-1 清 高宗 仿趙孟頫紅衣羅漢圖卷 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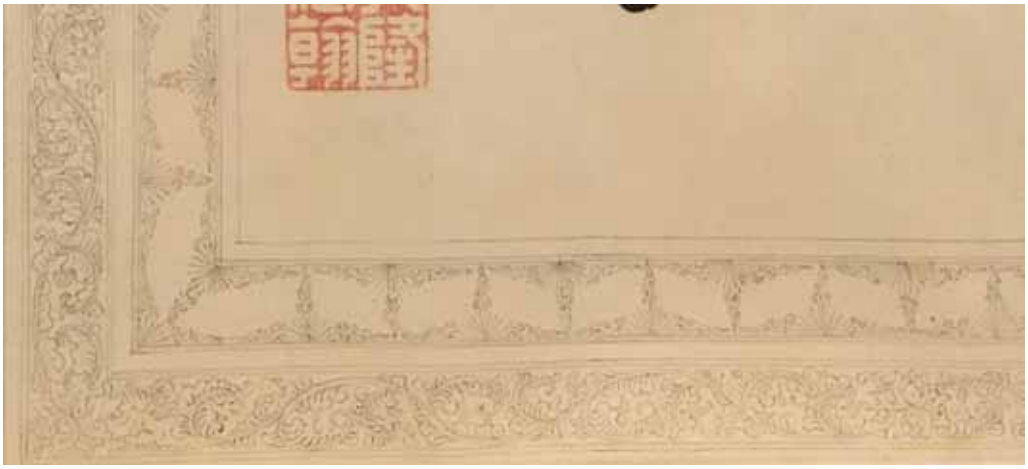


圖 17-2 清 高宗 仿趙孟頫紅衣羅漢圖卷 引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　清　高宗　行書隨安室詩卷　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1　清　高宗　行書三希堂記卷　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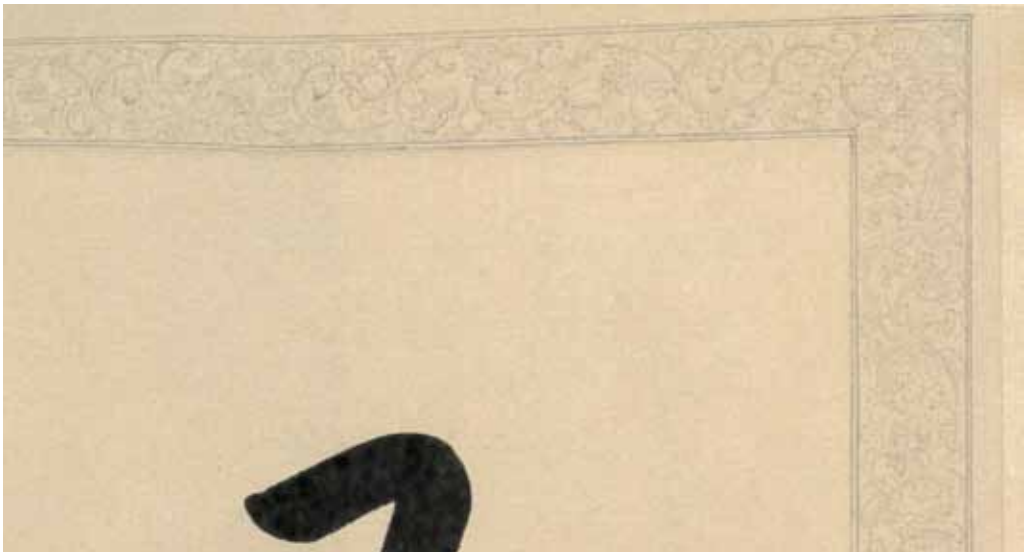


圖 19-2　清　高宗　行書三希堂記卷　引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1　清　胡桂　繪御書隆福寺行宮六景詩圖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2　清　胡桂　繪御書隆福寺行宮六景詩圖卷　引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1　清　高宗　行書學詩堂記卷　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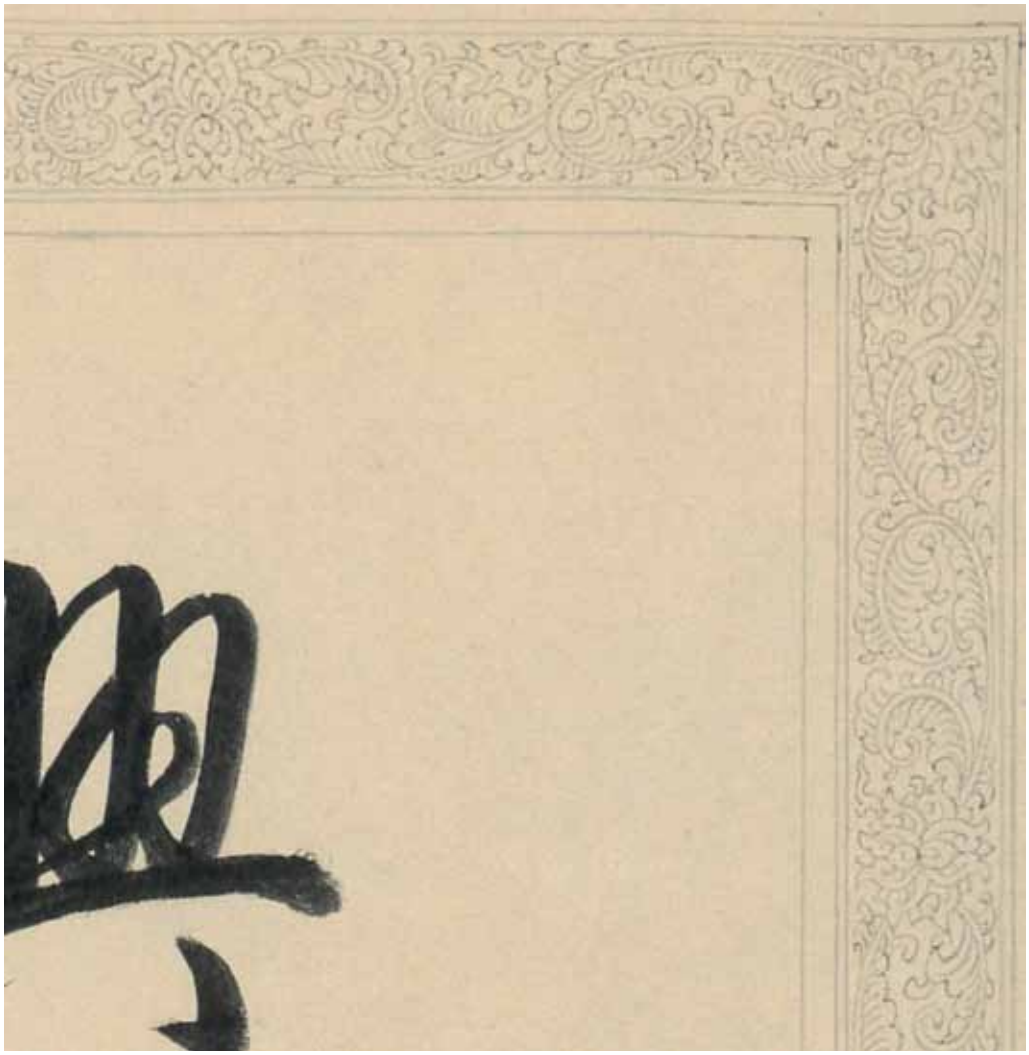


圖 21-2　清　高宗　行書學詩堂記卷　引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 清 高宗 寫生花卉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3-1　清　張鵬翀　秋湖夜泛圖　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3-2　清　張鵬翀　秋湖夜泛圖　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3-3　清　張鵬翀　秋湖夜泛圖　引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1 清 丁觀鵬 臨元人四孝圖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2 清 丁觀鵬 臨元人四孝圖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1　清人　緙絲乾隆御筆喇嘛說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2　清人　緙絲乾隆御筆喇嘛說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6-1 清人 緙絲乾隆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6-2 清人 緙絲乾隆書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7　清　繡線乾隆書十全老人之寶說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8　清　繡線乾隆書十全老人之寶說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9　清　吉金耀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0-1　清　珍陶萃美　第一開「宋汝窯蟠龍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0-2 清 珍陶萃美 第一開「宋汝窯蟠龍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御製觀瀑亭紀實記

按亭仰對石壁俯臨溪水石壁名為
湧翠岩亦
皇祖御題也其上三間佛宇傍有池
瀑水瀉自池壁石壁而出飛流落長
溪溪上構亭觀瀑所以得名也但瀑
之源乃出佛宇傍之池而池中實無
泉源康熙年間於茲寺西歷數道谷
壑尋得一山泉接木板匣為溝渠沿
山邊谷壑引流至寺池乃擘石壁而
下則誠飛瀑矣飛瀑誠真飛瀑乎以
皇祖聖明無微弗照不過藉司工者

圖 31 清 王杰 楷書御製觀瀑亭紀實記冊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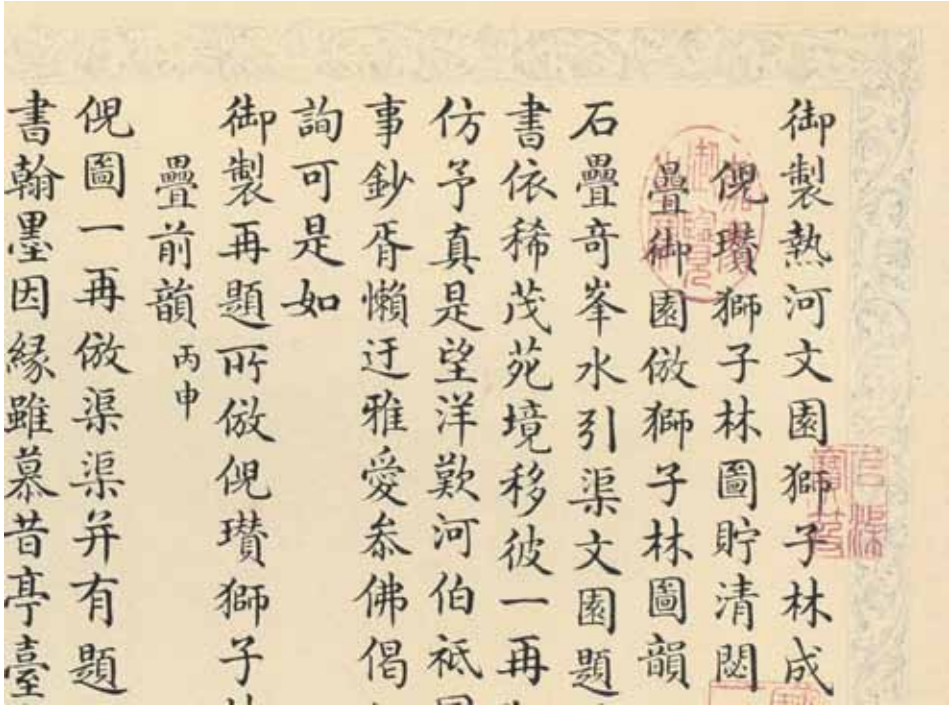

御製熱河文園獅子林成
倪瓚獅子林圖貯清閟
疊御園倣獅子林圖韻
石疊奇峯水引渠文園題
書依稀茂苑境移彼一再
仿予真是望洋歎河伯祇
事鈔胥懶迂雅愛叅佛偈
詢可是如
御製再題所倣倪瓚獅子
疊前韻 丙申
倪圖一再倣渠渠并有題
書翰墨因緣雖慕昔亭臺

圖 32　清　董誥　書高宗純皇帝御製熱河文園獅子林圖詩並圖一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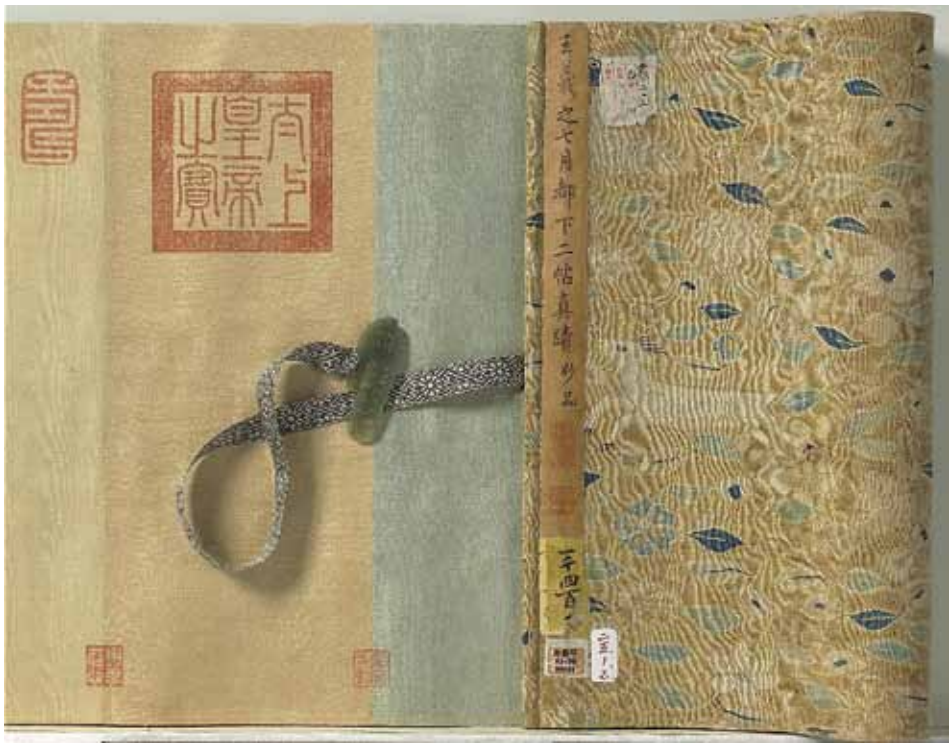


圖 33　東晉　王羲之　七月都下二帖　包首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4　傳　唐　懷素　小草千文　玉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5　清院本親蠶圖　包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6　傳　五代　趙幹　江行初雪　雕龍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7-1　東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7-2 東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8 清 惲壽平 畫山水冊 清高宗御題「賞以象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9　清　陳書　雜畫冊　清高宗御題「連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0　唐宋元畫集錦冊　清高宗御題「紈素吉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